

張女伯主編

第九卷 第四期

讀 馬 帥 聲 明

兩個世界一個和平

論國際的民主

漢 城 見 聞

論國際經濟合作

印度獨立運動

美國今後一年的大計

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前途

從特權之統治走向民主之統治

評中國史學概論兩種(書報春秋)

快樂之谷(一續)

談紐約國際學生之家

從草台戲看台灣文化(台灣采風錄二)

張文伯

毛起鵬

陳柏心

丁望詳

冀 民

梓英詳

劉光炎

君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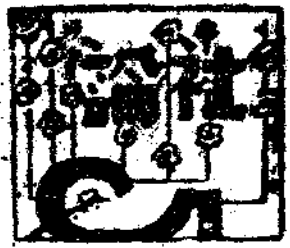
陳安仁

陳定閔

蔣炳賢詳

得 之

朱荷生



讀馬帥聲明

馬帥聲明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受命為駐華特使，執行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從事調處中國內爭，擔任之初，曾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權之以軍事方案的簽訂，獲得甚高的成就。以後的形勢遂告逆轉，馬帥的調處工作徒勞無功，內爭的局面形成，原之勢，國大的召開雖終於完成了一部所協的民主憲法，然而內爭的形勢仍未能有所改善，馬帥終以率調升任國務卿而離職。這是馬帥的失敗嗎？我們同意美國報紙的說法：這不是馬帥的失敗，這只是中國自己的失敗。

馬帥之苦心孤詣為中國和平盡力，不過是為了世界和平，為了美國對華傳統的睦誼，為了美國今日和平的外交政策，而進行一種友誼的調處。和平統一自強自強自然還在中國自己。中國自己不能在友人的實望與扶掖下消除成見，消釋猜忌，精誠團結，而自於悲慘的分崩離析之局，這当然是中國的失敗。中國不但是愧對友人，而且愧對自己。

馬帥調處時曾發表一個聲明，坦率指陳調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共兩方的互相猜忌，對中國政治現局也有著嚴酷的批評。雖然馬帥的批評並未完全符合客觀的現實情況，有若干近於主觀的意

斷。但無論如何，馬帥這一坦率而勇敢的批評，充分表現了馬帥坦白磊落尊重真理的政治家風度，引起中國人士深深的欽佩。馬帥誠然不失為中國的靜友。同時使中國人民也深深感到惋惜，一年來中國實踐的歲月，未能在這偉大的友人幫助下獲得和平，辜負友人的一片熱望。

我們讀了馬帥的聲明，知道友人對我們的期望是多麼一切，友人所伸出的道義的援手，又是何等的忠誠，我們無理由懷疑美國友人的幫助中國臻于統一富強，是完全本諸人類的道義。因此，我們對於馬帥的嚴厲批評，應有誠懇接受的勇氣。我們應當深自反省，我們是否犯有馬帥所批評的錯誤？中國的古訓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勇於承認錯誤與改變錯誤，是扭轉國內大局的唯一關鍵。

一年來的事實，從政協閉幕到全面戰亂的蔓延，雖有著極其複雜與曲折的過程，但政協決議既是一個為舉國擁護的和平統一的憲章，為什麼不能循政協的道路，而必欲旁生枝節，終至使道路愈走愈狹，重陷於分裂戰亂之局？這中間，共產黨的迷信武力，固然了最大的罪過，要負最大的責任，而國民黨和其他黨派，也自有其應盡而未盡的責

任：最顯着的一點，在於我們依舊蹈常習故，不能把握時機，讓政治上經濟上，作斷然的革新，以收拾人心。馬帥的批評，孫哲生院長認為「持論公平而正確」。這當然是就大體而論。我們應以能有馬帥這樣偉大的朋友而慶幸。我們更應及時反省，更本自強不息的精神，勵精圖治，與民更始，唯自立自強，才配得人援助，才能答謝靜友人的一番期望。

馬帥聲明中特別指出政協憲法的制成，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道路，我們深佩馬帥這種明智的見解。憲法的制成是政協後一年來的最大成就，這一部根據政協原則的民主憲法，獲得國民的一致擁護，任何人均沒有反對的理由。然而共產黨今日意以取消憲法為重開和談的條件，顯然不合情理。過去一年來的望失良機，是爲了各方犯了嚴重的錯誤，或待糾正與補救，但更重要的是今日不能再造成錯誤，重犯錯誤。共產黨極端份子萬不可再堅持這一錯誤，造成新的困難與和平的根本危害。同時，在國民黨方面，改組政府擴大民主基礎一事，也不能再事延宕，我們應該合理的公平的去容納一切黨派參加政府，共襄建國大業。

讀過馬帥聲明後我們應有一個新的認識：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是出發於道義的幫助，馬歇爾特使則是中國可敬的靜友。一年來的事實，更提醒我們必須認識我們自己不能沒有錯。我們得有承認錯誤的勇氣。中國的命運，始終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裏。叛亂反治之道，在我們自己能否前懲後，日新又新。

世界何向去



兩個世界一個和平

毛起鵬

一、前言

我們為什麼要有一「聯合國」的組織？目的就是在使今日所有的國家，不論其大小強弱，不論其所行何種主義，此後均能聯合在一個世界裏面，共同負起維持世界和平和增進人類福利的重責。這個目的，從理論上說，應該能夠達到，從事實上說，似乎不易實現，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各國雖曾不斷的努力於此事，但彼此間多少總懷着一點猜忌的心理，迭次國際會議的收穫之所以有限，原因在此，大戰結束以後，盟軍在各戰場上的既成事實，既未能改變，猜忌之心更有增無減。同在奉行一個自由民主的口號下，就蘊藏着「兩個世界」的觀念，互相角逐，迄未化除，一邊是「蘇維埃的世界」在盛氣凌人，一邊是「非蘇維埃的世界」，仍未放下武器，還是不可漠視的事實。因為這種事實的存在，使我感覺到世界上的火藥氣味，還不會完全消除，戰爭雖已結束，戰時狀態猶未終止，另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必不可避免，我們不能無疑，但是換一種眼光來看，這種感覺，也許是不正確的，因為兩種世界的事實儘管存在，還是可以和平相處的，至於如何能使之和平相處，這要我們向讀者解答的問題。

二、先談蘇維埃的世界

所謂「蘇維埃的世界」，照現在的情勢來講，是東起白令海（Bering Sea）和柯里爾羣島（Kurile Islands）至亞德里亞海（Adriatic Sea），甚至還要通過羅羅海峽，以出黑海而入地中海；西迄蘇軍在德奧匈保波蘭等處所佔領區域為止。全部面積，有

九百萬方英里，人口約二億七千萬人，佔全世界的陸地，是五分之一；佔世界的人口，是八分之一。換一句話說，在聯合國內每五十個人中，就會有蘇維埃世界內的人民六人。由於蘇維埃的世界，是元全受制於蘇維埃聯邦的堅定政策，其領土範圍之廣，潛藏人力與資源之厚，雖大戰之後尚有待休養生息，然其國力實僅次於美國。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就是今日之蘇聯，一面是力求實力擴張，一面却又是未能忘懷於共產主義之宣揚。由前者言，蘇聯所應講求者，是在其如何以與聯合國國家尋求其最低限度的合作，和解決和平的途徑，而不致趨於破裂。由後者言，蘇聯所應策劃者在其如何以使其共產主

義，由一國之範圍漸次推展到全世界。事實上蘇聯正藉着舉世崇尚的「民主」的美名，推行這雙重的政策，各個國家也不可諱言的受蘇聯政治的影響改進而其內部政治，各國的共產黨在各國政治上已形成一一個不可輕侮的勢力，要實現和平民主的政治，就非容納或至少尊重這一個力量不可，然却因此故，使得共產主義，修正了民主主義，民主主義不復是資本主義所有了。

由以上討論，可知各國對於共產主義多少已採取容納主義，目前所引以為恐懼者，不在政治，而在軍事，尤其是蘇聯在歐洲的駐軍，照邱吉爾談稱：蘇聯在歐洲的駐軍約二百師之衆，照史達林聲稱：德奧匈保波蘭之蘇聯軍隊，除在南斯拉夫尚無蘇軍以外，也確有駐軍五十師之多，兩個月後，是不是一能如史氏所稱，將減少至四十師，這就有待將來事實證明。但無論如何，這是證明蘇聯仍未完全同意先撤駐軍。蘇聯是否有意利用其駐軍以推行其共產政治，固不易揣測；但蘇聯駐軍一日不撤退，其與「非蘇維埃國家」，利益上的衝突，一日不能避免，其在歐洲固然如此，其在亞洲亦莫不然，蘇聯的行動，從「非蘇維埃國家」看來，自屬是一種威脅，當然也就非加以警覺不可。

三、再談「非蘇維埃的世界」

所謂「非蘇維埃的世界」，有人把牠稱做：「西方的世界」或「資本主義的世界」也有人稱做：「民主的世界」或「自由企業的世界」，但我總

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同是支配近代政治的動力，國家主義也可說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品，在最初具有最高的理想，其目的在解放人類脫離絕對專制主義的束縛，而將國家的最高主權，從國王轉移到人民手裏，在統一獨立的國家下面，以求實現個人自由，法律規章，自由選舉，以及代議政治等等新理想與新制度。許多分歧的人民，許多散漫的權力，團結統一在一個國家民族以下，造成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運動，個人的利益寄託於國家，國家的基礎建立於人民，國家的目的，在為全國人民謀幸福，人民則不惜忍痛苦，拚性命，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民族國家情緒的高漲，是近代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特徵。由是國家主義的理想就成為國際關係的信條，每一個國家都以自己的獨立為光榮，而將本國的權利與利益放在第一位上面，但各國的需要與利害並不一致，而實力的強弱亦不相同，國家主義的畸形發展，造成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以及與弱小民族之間的對立，因而在政治上有勢力範圍的爭奪，與同盟均勢的競爭，以增進其本國的安全與權益。在經濟上則有國際貿易壟斷的樹立，與匯兌限制政策等實施，以保護其本國經濟的利益與繁榮，而被宰割的弱小民族為求自己的生存而發生的反抗，亦蔓延於整個世界，於是國際的安全與和平就無法維持了。大規模的戰爭不斷地爆發，成千百萬的生命犧牲着，成千百萬的人民受着飢餓，無量數的金錢供着無謂的消耗，我們還能容忍國家主義繼續發展，使全世界整個人類在這種不斷發現的悲劇中毀滅嗎？

論國際的民主

陳 柏 心



生活由於地理的條件而劃成了若干獨立的自然區域，海禁不開，山河阻隔，民情既無由溝通，而學術文化亦多獨立，因此任何民族都可閉關自守，而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但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輪

重阻礙的時代，人類的

但我們不能採取

孤立主義來保持一國的安全與利益，而避免捲入國際紛擾的漩渦中呢？當科學非常幼稚，一切文明尚未進步，山嶺和海洋都構成交通上嚴重阻礙的時代，人類的

船與火車的發明，尤其空運的發展，使人類的世界

生活躍入一新的階段，交通上的阻礙被衝破，空間上的距離被縮短，無論地球的任何一角，發生爭端，必牽連到其他部分，尤其在經濟生活方面，彼此利害的聯帶，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人們的命運，開始在物質條件上被緊密的結合起來了。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強迫其工人每週作六十小時的工作，則別的國家亦必起而效尤，以同樣的命令施諸本國的工人。如果有一個國家以黷武主義教育其青年，則他國亦必加強青年的軍事的組織，假如一個政府趨向於獨裁政治，則其餘的國家亦必被迫逐漸放棄其民主精神與其所獲的成就。一個遠在千里以外的國

覺得不如用「非蘇維埃的世界」，這一名詞好。打開世界地圖一看，馬上可以發現整個的世界有兩大勢力對立着：一邊是蘇聯控制下的國家，一邊就是非蘇聯控制下的國家。蘇聯勢力控制所及的面積，已相當廣闊，所轄人口亦相當的多。「非蘇維埃世界」裏面，更暴露着許多弱點，如印度，東南亞，印度乃至非洲之一部，這些地方最容易受到蘇聯勢力的波及。中東方面原也感受到威脅，却因為採取了強硬政策，得以減除。南歐方面復因為已先着了一鞭，使騷動的局勢，得以穩定，然而由於對德奧和約未訂；對歐陸撤兵問題未決「非蘇維埃的世界」還是不能安定的，況現在歐陸的政治，顯然的已向左轉，美國的政治雖微露右傾，但左傾的思想，也還是在蔓延着。這就是美國發生「華萊士事件」的主因，也就是英國發生「工黨議員叛黨事件」的主因，只要能體認歐陸中這許多現實問題，便可知道那些主張反貝爾納斯及反貝文的反蘇冒險政策的呼聲，也許會引起呼應的。今後對於弱小民族如再不予以平等待遇，使之能安於和平民主，則「非蘇維埃世界」前途誠不堪設想了。

四、兩個世界的前途

由以上敘述我們得到一個粗淺的印象，就是蘇維埃世界好像到處顯着優勢，非蘇維埃世界則好像到處顯着劣勢；然則非蘇維埃世界對蘇維埃世界豈不是無技可施？但這却又未必盡然，非蘇維埃世界握着兩個有利的工具：一個是盡人皆知的原子彈，一個是在目前是不失為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武器，一個是華國的財力和物力。由於蘇聯戰時損失的重大，戰後新的五年計劃之亟待推行必先（下接第五頁）

家，所採取的政策，會強有力的直接影響到另一國家內人民的日常生活，則孤立主義還有存在的可能嗎？一國的完全獨立，不能保證其一定獲得自由，因為完全獨立的意義，不僅指一國可以任作任爲，而是說所有其他獨立的國家都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而自由行動，因此一個國家不得不時時準備遭受他國突然的攻擊。在這次大戰以前，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希望戰爭的，他們會作很大的犧牲以求避免戰爭，但他們畢竟先後被一個較強的非民主國家拉入戰爭漩渦，以孤立派勢力那樣雄厚的美國，最後也參加到戰爭中來了。當人們被傳統的思想與狹隘的國家觀念所蒙蔽時，一切建立國際秩序的理想就難以實現，凡兩國會談時少數國家自私心理的表現，使人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得不到永久的和平，歷次的會議軍備會議，各國的出席代表都祇注意到本國的利益，於是裁軍的喜劇就變爲悲劇了。

這種現象使得國際主義的傾向日漸滋長，以協和的國際主義代替絕對的國家主義，每一個真正了解世界情勢的人士，無不明瞭在現今作戰期內，各參戰國家的利害關係，業已溶爲一體，則在戰事結束以後，各個國家的互相依存必將更爲密切，世界上當不會再有一個國家能不受他國影響而超然自立。由於全世界人類生活上的密切聯繫漸漸的共有一個資源，共有一個相近的政治要求，共有一個安全制度，於是國際主義的概念就漸漸的形成了。現今這個世界在經濟方面已是一個單獨的單位，而和平同樣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必須以相互信賴與建設的理想主義爲基礎，建立其種有效的集體安全制度，以代替舊式的均勢政治制度，在理想的集體安全制度下，以自由平等正義道德與法律原則爲根據，而

求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新世界內無論個人國家民族均得平等的的生活，每一國家不論大小，在法律上與其他國家平等，因爲沒有平等，就沒有合理的國際關係，也就不會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必須民主化，此之謂國際的民主。事實上國際合作制度的建立，早已成爲卓越的政治家所追求其實現的目標，但到現在爲止是落空了。第一次大戰後沒有接受威爾遜總統的主張，雖然成立了國際合作的機構，但結果却把全世界帶到了毀滅的邊緣。我們怎樣使得真正國際主義的實現不再落空呢？我們應該貫徹下列的幾個原則：

第一、我們要建立永久的和平，首先要使各個民族獲得政治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國際勢力不應該干涉他國的內政，大西洋憲章第三條有一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此項權利有遭剝奪者兩國具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及自主政府。一在平等的國際社會中，我們自然應該使全世界人民獲得實現他們自身理想和政治命運的權利和機會，但我們仍須同時保證他們在國際關係中不能侵犯其他國家人民的權利和機會。世界政治有兩大潮流，一是民主主義，一是法西斯主義，我們是不是可以容許一個國家有選擇法西斯主義的自由呢？法西斯主義利用民族的優越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劃分，極權的國家思想，把驚人類以人爲力量強制制或種種鴻溝，而使之互相敵視，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制度以及其他一切制度，本質上必以征服他國爲目標，法西斯主義與戰爭是有先天的淵源的，我們如果不能徹底消滅這種制度，世界怎能有安全之可言呢？因爲假如有

一國趨向法西斯主義化，世界和平即受威脅了。因此所謂政治自由不能包括選擇法西斯政體之自由在內，事實上惟有民主政治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所以各個國家有選擇其政治形式的自由，此種權利絲毫不應受其他國家的干涉，任何國家政制的建立不可違背世界的願望而獨行其是，惟有各個國家能够普遍化的實行民主主義，建立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治機構，實施強有力的進步的全民政治，以參加國際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才有堅實的基礎。因此每一國家的行動，倘不威脅及於他國的和平安全，均可自由決定其政府組織的形式與細則，換言之，即每一國家選擇各種形式的民主政府，但任何國家必須根絕法西斯主義，以防止其繼續爲禍於世界，這是奠定國際和平秩序上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條件。

第二、我們如果不以全世界各國人民間的經濟合作制度爲基礎，就不能獲得持久的和平。亦即必須在經濟的公平上有一個適當的基礎，世界安才能維持永久。繁榮一如和平不可分割，剝削他人犧牲他人而使自己享受繁榮，已是不能實現的理想，人類的經濟生活已連結成一個個的單位，任何一地的貧窮，即足以威脅一國的整體，並破壞各國的福利。我們在這一時代中，可以看到世界經濟恐慌的發生，失業與悲慘景象的造成，使得受難者不得不屈服於煽動家及獨裁者的前面，或則此種迷惘及痛苦即成爲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因素，而最後且引起戰爭的爆發。世界上的國家都樹立堅強的貿易壁壘，採用各種方式的匯兌統制，每個國家對於經濟上的控制與限制均毫不顧及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各自訂有利於己國的策略，以阻止並限制貨物的自由流通。世界上如果繼續存在這種種經濟的帝國主義，或經濟的國家主義，容許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的

濟侵略，或一個國家傾軋到本國的利益而妨礙其他國家的利益，在這種基礎上實現國際的合作與團結，豈不是一種夢想嗎？所以大西洋憲章第四第五兩項有如下的原則的規定：「兩國在適當尊重其現有義務之原則下，將力使全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不分勝負，對於其經濟繁榮所必需的原料及貿易，享受平等之待遇」，「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努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國際和平關係的維持，必須擴張經濟的界限，使各國的經濟關係，從對立變為互惠，從衝突變為合作。任何國家對其他國家都不必關緊大門，放棄凍結國際市場的強權和欺騙政策，而注意平等地使用各國的原料，無須以保護關稅阻止自由的貿易，而致力於開闢商業的源流，不必關心國際借款利率的高低，而力求適應各國幣制穩定的需要。因此必須廢止國際貿易壁壘，以避免損害他人而使貿易脫離自然經濟途徑的精習，活潑國際金融，使各國貨幣仍得根據固定的匯率從事於自由匯兌，並建立一種金融關係使物資能充分生產，得運往各國需要的市場。所有滿足食慾或橫霸野心的國際大規模商業組合，皆一剷除，一切商業組合均受為民衆謀利益的國際機構的控制，以及本國政府的適當統治，而使所有科學發明，均可為全人類福利而不復僅為少數人所服務。全世界的人民均用全力從事於生產，並努力增加其生產能力，而生產品又得依公平原則以消費，然後能實現最高限度的人類福利。沒有國家可以「削其他國家的，先進的國家，惟有協助後進的國家，軍事的或經濟的帝國主義絕跡於世界，然後戰爭可以消滅，和平可以確保。

第三、我們應該進行組織國際機構以維持和平

，防止侵略，因為僅僅使用紙上的外交而想保持主權國間的和平，無異將人類的命運安置在毒性的砒色罈上，過去的教訓告訴我們是不可能的。戰後的世界必將有一個國際機構的組織，中美蘇在莫斯科簽訂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中，明白承認有於最早可能實現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國際組織的必要，以各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根據，此種無論大小皆可為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理想中的國際機構，必須以一種確定和有拘束性的義務為基礎，是一個強制執行有實際效力的國際效力的國際法的機關。戰後聯合國機構雖建立，但一切工作尚未臻理想。今後的世界政治自然仍以國家為基礎，但國家的絕對權力將逐漸縮小，一切活動將一天的更多受到國際組織的約束和限制。但是更希望以後真正能够依照法律來維持國際秩序，基本的條件必須使得這個國際機構，有合法的武力以為後盾，亦即要準備某種合法的戰爭，來防止非法的擾亂秩序的戰爭。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制訂有實際效力的國際規章，但同時必須建立國際武力制度以保證此種規章的實行，在世界的任何一處這種規章如果遭受武力破壞時，國際武力即可自動的及無條件地出而干涉，如此才可避免過去國聯工作失敗的覆轍。以往民主國家對侵略國家最大的弱點，就是由平時體制移於戰時體制的期間，在法律程序和黨派協議上，必須經過相當的手續和時間，因此使得侵略國家得以利用此種空隙以施行其閃擊與奇襲，我們倘使有了以武力為後盾的強有力的國際機構，經常有充分的武力準備制制侵略國家，則這種現象自可不致發生，而民主政治可以推行盡利。至於具備國際武力以「」有成為世界和平威脅的政治爭端，自

然均應採取談判和解以及斡旋等方法以資補救，此外如關於軍備的統制，各種經濟財政問題的處理等問題，勢將在這個機構內成立一般性或技術性的團體分別主持。這樣的一種機構自然需要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組織，依主權平等的原則，共負增進國際合作的重責同時亦有成立了這種機構，所有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全部方案或計劃，方有真正付諸實施的可能。關於這種國際機構組織的問題，即如何使得這些基本的原則，成為各個聯合國所共同願意接受並遵守的具體規章，則正是聯合國在戰事節節勝利中所亟待成立協議為一個重大課題。

（上接第三頁）向美國借款，而後戰時損失始得有所彌補，戰後計劃始得見諸事實，否則縱使保持強大軍力，而任命工廠農場荒廢，於事還是無補的，況且蘇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儼成為軍事上的一個強者，其在經濟上始終不曾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第三次世界大戰果不幸而發生不知蘇聯將何處依而能持久作戰，更遑論乎勝利？蘇聯目前所需者為休養生息，而非軍事實力之擴張，為蘇聯計，能在休養生息期間，多多為國家保存一些元氣，多獲得一點國外的經濟援助和政治同情，則其建設前途必大有可觀也。

目前的世界雖可以分做兩個不同的勢力範圍，但和平實際只有一個，人類的思想儘管千變萬化，但總可以容納於一個世界之內，舍已從人，固不可必，強人就我，亦屬徒勞，世界各國果能有此容忍精神，必能和平相處，戰爭豈非多餘。照目前世界情勢觀察，戰爭與和平的關鍵似乎操在蘇聯手裏，蘇聯如能放棄其往日敵視非蘇維埃國家的觀念及蘇維埃政治國際化主張，則世界和平必能獲得。

蘇聯如能放棄其往日敵視非蘇維埃國家的觀念及蘇維埃政治國際化主張，則世界和平必能獲得。



漢城見聞

譯望丁 作特戈。翰約

霍奇將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從阿圖島一直打到有名的北緯三十八度，這便是蘇聯所佔的韓國北都和美

莫斯科的齊斯第科夫將軍友好相處，後者的部隊即在雅爾他會議所決定的界線上與我們的面面相對。

國所佔領的韓國南部的分界線。他如今指揮二十四軍團，總部設於韓國的首都漢城。

這位勇往直前的將軍坦率的告訴我：「我在這兒不是要和蘇聯打仗的。」事實上，他已經在他權限之內盡了最大的力量與

做一個良好的軍人一般的，霍奇將軍耐心等待蘇聯來恢復盟國聯合委員會，那是從五月以來即告中斷了的，他想藉此共同與韓國各方面人士商談，成立一個臨時政府，而取消今日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的分界局面。

這乃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決定。計劃中的韓國臨時政府應受美、英、中、蘇四國的五年託管。霍奇將軍解釋莫斯科的決定說，應該包所有的韓國人士只要他們願意與盟國聯合委員會合作，而不必研究他們是屬於何種派別，但蘇聯方面拒絕了這個意思，堅持要把那些反對三十八度分界及盟國託管韓國人士撇開。言論自由及坦白的批評是霍奇將軍及勒其少將的一貫主張，勸其是此地的美國軍政府的首長。他們不僅准許這種美國觀念中的「本個人自由達到驚人的程度，而且他們用心的鼓勵美國佔領區的韓人去。如今盟國聯合委員會是在全然的中止狀態中，顯然的韓國問題的解決要一個個比現存的較高一些的政治水準上才能完成。

有些宣傳人員越過界線到美國佔領區來支持韓國共產黨，該黨亦這邊被美國軍政府承認是與別有的右派政黨處於平等地位。

韓北的「黨派陣線」完全支持以卅八度為界的南北分裂而且參同由盟國託管的臨時政府辦法。但在我們的這一邊却為若干右派領袖所反對，如李承晚，金奎植及金九等。他們相信韓國人民只要能自己處理國事，不會需要蘇聯的共產主義的。霍奇將軍告訴美區十家地方報的主編，他們可以自由的批評他本人或者任何別的美國官員，或者評論美國軍政府的各種措施。唯一的限制是不得鼓勵推翻軍政府。換句話說，任何以及每個韓國人都享受了我們美國人所有的言論自由。霍奇將軍曾經關閉了三家左派報紙，因為他們對於美國政策具有危險性之故。

雖然有一百個以上的政黨及政治組合正式的向勒其將軍的軍政府登記，但事實上它們流入了兩個右派和兩個左派的組織。我們邀請各方面來參加政府，而在蘇聯佔領區這種情形并不像是在存在。

勒其將軍把這首都的一所宗廟的圓屋改造成議會的場所，將有許多由各村莊選出的代表來坐上裏面的位置。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可望產生普選出來的韓國男女代表。左派將和右派一樣的得到歡迎假使民意是偏向於他們的話。但不管怎麼樣，在各省區的選舉中，共產黨僅僅得到第三位，低於右派和獨立派。李承晚博士告訴我，美國佔領區內的一千八百萬人口中恐怕真正的共產黨不到的五千人。美國計劃在軍政府裏每月減少百分之十的美籍文職官員。以前美國人是各部門的長官，今日韓人則為長官，美國人僅作顧問，勒其將軍告訴我，在區域的韓人市長與美籍市長之間，美籍市長將每日上班很少幾個小時，而使韓籍市長自行處理大部份的工作。

禮的度制下。韓國的海關現由一個美籍文官，格洛夫。斯密士在籌備着。

他曾在中國海關服務甚久。至於金元貸款，蔣奇將軍提出了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數目，三十年為期，百分之二，五的利息。這項貸款，當然，是爲了我們的南部韓國。值得注意的是當地共產黨發動了一次反美運動，譴責我們在剝削韓國。他們說任何這一類的貸款都應該等到韓國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之後才能實行，這表示了左派集團也汲汲於分享這份山姆叔叔的慷慨。

有一件事情可以表示出美國軍政府對於被征服者并沒什麼惡意，就是韓國的國旗安然懸在國會的廳上，正在勒其將軍的辦公桌後面。它是自地，上有古代的陰和陽的象徵（The ancient Semjlok the Yin and Yang）。陰表示着宇宙的肯定的真理，而陽表示否定的。

在目前蘇聯堅持南北分裂的狀態下，令人不愉快的是剛好國旗的陰符號是紅色的，而陽符號是藍色的。我們僅僅能希望保持現在這不自私的奇異的紅色不會遮暗了我們的個人自由與民主思想的藍色。

這個希望也有它的基礎。我在漢城聽說在我們這邊人民對於共產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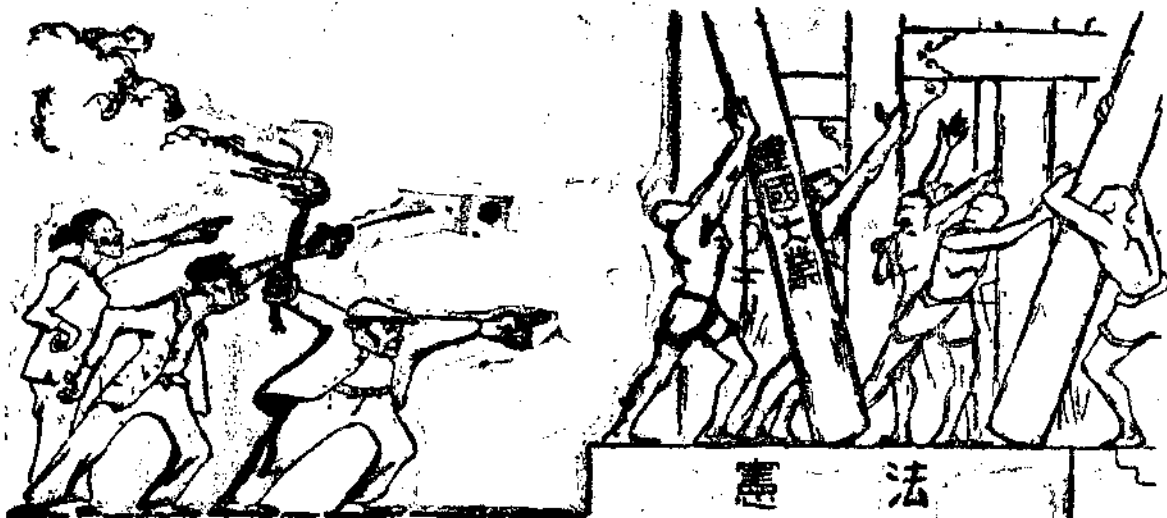
比在蘇聯區還要略爲喜歡些。因爲北部人民已經嘗

够了共產主義的經濟滋味，而在我們這邊只是談談而已，並沒有經驗過它的束縛。

同樣的李承晚博士向我的保證，他和他

的同志相信能够使南部韓人不傾向共產主義，只要用教育和民主的說服方法即可，假使他們一旦有了韓人所治韓人所享的政府的話。

在恢復南部韓國的經濟的發展方面，我們因爲不用日人在絲業，鐵道，廣播業等等裏面工作的關係而受到阻礙。在日本三十五年的統治下，很



憲法

少韓人獲有機會學習較高深的技術或担任較大的職務，所以

今天便找不到什麼人材。而在三八度以北，蘇聯就不受這種阻礙。他們毫不躊躇的留用日本技術人員

以維持工業進行。我們可以看到韓人的民族願望在保留他們的過去的

主子這件事中并沒得到有諮詢和考慮。漢城人士恐怕蘇聯將不與韓人商討，假使莫斯科認爲是有利的話，他們將把

的永久海軍基地。據說這批步驟實際上已經進行中。時間對於蘇聯是有利的。所以他們堅持三十八度分界及托管制度，而不贊同韓國統一及迅速的獨立。現在這是華盛頓對克里姆林宮下功

夫的時候了，庶幾乎使得我們在漢城的將軍們能够協助那個解放了的民族，如他們心中所願意的那樣做去。

（上接二十三頁）明合灣平民的思想和內地一樣，和五十年前沒有多大差別（這僅指倫理道德而言）。而且也說明台韓人的精神生活和內地相同，台灣的文化大部份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日本統治者忽略了台灣，忽略了這民間的藝術，民間的精神生活，也即是忽略了台灣的最基本的中國固有的文化。他沒有改進它，也沒有用另外一套娛樂來整個代替它，正足以說明日本的文化改造政策沒有完全成功。台灣保存了中國的生活習慣，風俗，倫理思想，制度，甚至中國

的歷史知識——此如說精忠說岳傳的演出，就無異於給台灣民眾上了一課中國民族英雄抗禦外族侵略的歷史——也即是保存了中國的文化。

的歷史——也即是保存了中國的文化。

的歷史——也即是保存了中國的文化。



論國際經濟合作

翼民

勝利困難倖致，和平尤非偶然。國際間之一切衝突，起於民族情感之隔閡與政治體制之不同者其成因少，起於經濟利害關係者其成因多。世界工業愈發達，經濟衝突亦愈普遍，倘使各國能推誠相與，以促成未來經濟合作為獲取和平之主要工作，則國際間之衝突必可減免，然後國際安全機構，亦始有其崇高之地位，吾人願本此一義，就國際經濟合作所包含之種種可能，作多方面的探討。

促成國際間的經濟合作，無疑的是為了未來的和平，是爲了國際間的安全，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一堅強的信念，此信念，即各國應首先放棄前此不合理的國家自足經濟制，改採爲人羣謀福利的國民經濟制，換言之，所有國家的經濟目標均須以人民的福利爲出發點，而不是以國家自足經濟或戰爭經濟爲重心，依照政治原則說，凡國家發展其工商業的目標，原是使人民的享受得以普遍的增高，人民得享標準較高的物質生活，乃有餘閒得修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從而將一切從事戰爭準備的科學，轉向到發展爲人羣謀福利的科學，必如此，和平的國際關係才有保障，而戰爭的重要原因才可以消弭於無形，這是一個前提。其次，要國際間達到高度的經濟合作，便須世界各國採取有效的天然分工制，各地區各人羣能就近利用天然的資源與生產的技能，則生產愈經濟，生產品愈精良，而運輸亦必愈便利。祇是有一點，在天然分工制度之下，資源豐富的國家自然比貧乏單調的國家較易得到自足，假使各國不能相信未來的世界將爲和平的世界，則資源貧乏的國家，勢將多所懷疑，而反對分工合作，他們仍將企圖爲自足的勾當。如何可以消除他們這懷疑慮呢？這，我以爲莫要於幾個大國如美、英、蘇、能以身作则，

首先打破此種懷疑。因爲嚴格的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能不依人而自足的，就是實施計劃經濟多年而又是大國的蘇聯也從沒有到達自足的境地，所以像蘇聯等若干離自足較近的大國，今後如能不回復到自足制，能將一切爲戰爭所需的基本原料及工業備缺而不有，廢而不舉，轉而致力於若干最適宜於他們的資源和人工的生產專業，以表示無備戰之意，則其他國家自亦不難認自足之制爲無須而樂於分工，這可說是一個結論。

由國家自足經濟到人類福利經濟，由各別自足到分工合作，其間所包含的問題，亦至爲繁多，單靠改變國民經濟的目標尚不足以濟事，因爲國民經濟所牽涉到的有：資源的問題，資本與勞工的問題，生產數量與技術的問題，以及貿易政策的問題，舉凡資源之有無多少，資本與勞力之如何供給與改善，信用之如何組織，市場之如何分配，貨幣之如何流轉，均爲解決此一問題的重心。過去一二十年統制政策盛行的結果，造成正常生活的閉塞，釀成世界大戰都莫不由於此，現在懲前毖後，對以上諸問題，自宜有澈底的更張，而謀得種種解決的新途徑。

第一、資源的管理

一區域的資源，應供全人類的享用，而不能爲某一人羣所專利，這是一個正義，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各民族國家俱有取得世界資源的權利，其義當不外是，但爲執行此項原則計，國際安全機構中不可不有一資源委員會的設立，從事管理，以免資源奪取的紛擾，管理的原則應爲凡取之易盡用之易竭的原料，在代替品沒決有覓獲或發明以前，全人類應有公爲保儲與嚴節消耗的責任，至佔有這種原料的若干國家不得濫之以爲居奇牟利之資。(二)食品，衣料，醫藥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應依照各民族的大小，並比照其生活標準，而爲平均的分配，天賦較豐的國家不得有獨佔的行爲。(三)工業及製造所需的原料應視各民族的需要，並比照其進步率，而爲公平的分配，這三個原則能個個顧到，則各民族皆有求經濟上進步發達的可能，而無用其彼此殺戮的競爭，至於資源委員會的組織，應有大小國的代表，而以大國的代表居多數，非如此不足以充實委員會的力量和行動的便利，關於各種重要的或互爭的原料的保節與分配，資源委員會自應專設各種委員會以資分

別管理，如油有油委員會，樹膠有樹膠委員會等，這種委員會應有生產者及消費者的代表參加，而不必由大國的代表居主持地位，資源委員會所定的分配原則，原料委員會有遵守義務，不過這裏有一點，假定某些國家將工業事業一一發展起來，則原料將發生供不應求的情形，然如何分工亦極難決定，若一切恢復戰前的狀態，則地廣人衆的國家如中印兩國豈不永爲工業落後的國家，如中印可以舉辦他們今日所沒有的工業，則其他各國當然也可以作同樣的要求，若然，則與自足制豈不又相去不遠，這就是上而說過的只須要幾個大國如美英法蘇以身作則，率先放棄自足之制，一而容許有資源而工業落後的國家如南美洲及亞洲各國，就資源之所容許，發展新的工業，又一面勸告資源較欠缺而工業已極發達的國家如德日及歐洲各工業國，應集中全力於若干種工業而不再從自足的企圖，誠能如此，則國際源資的管理是不致受到何種障礙的，這一點於資源問題有極端的重要性。沒有他的實現，這問題是根本談不到的，何況管理。

第二、機械及技術的互助

經濟合作的最高標的，既爲資源之公平分配，次於此標的的則是資本之相互調劑。我們普通提到資本，便會聯想到金錢或貨幣，但金錢資本在生產方面是很少意義的，除非他能換取原料機械或人工，譬如甲國持有乙國工業業是很少意義的，除非這資本變成了原料或機械或人工，丙國爲發展實業向丁國舉債，也是很少意義的，除非所舉之債不能變成原料機械或人工。關於原料，我們已有論述，人工的勞力部份是不易移動的，甲國的勞力投於乙國，往往是不能考慮的，故可不論。但技術爲一種特殊的勞力。國與國間的技術互助，對於農工業的發達實有重大關係，爲合作計，技術高的國家援助技術低的國家，以及技術的互相援助，亦爲必要之圖。至於機械，本來就是資本的一部份，過去因爲經濟民族主義發達的原故，各國但知利己而不利人，故資本的借助，多以金錢的投資方式，不肯以新式的機械借人，於技術亦然，技術較高的不願以其較高的技術助人，今後經濟合作的目的既爲普遍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標準普遍的增高，則此兩者均有改進之必要，最低限度，一般大規模從事於戰事生產的國家，無論英、美、蘇或德、日，戰後俱應有以其技餘的機械援助工業較落後的國家的義務，技術較高的國家亦應負有以其技

術援助技術較低劣的國家的義務。而機械與技術相等的國家則更有互助的義務，本此原則而爲改進之途，則國際安全機構似不可無資不調劑與技術合作兩機關的設立。以充任雙方情報交際之所，至於需要調劑與援助的派遣或交換則仍應由雙方協議，庶幾需要可以切實而有效，而雙方的國交亦可以因而增進不懈。

第三、國際貿易的改善

戰後國際貿易的恢復，有若干種障害物，必須先加以剷除，然後才可以獲得到合作。第一種是關稅壁壘，所謂關稅壁壘，即稅率達到某種高度，便足以使用這種稅則的國家與其他出口的國家間無發生貿易的關係，如這國家又爲一重要國家，或許多國家都採用此制，則國家貿易必入於部份的或整個的停頓狀態，避免關稅壁壘的最有效方法，自然是從樹立合理的分工制度入手，如果各國能放棄競爭性的工業，則保護關稅的出口津貼制亦可同時停止。第二種是定額制，此制是規定入口貨的數額，以限制入口，印度政府昔年因日本傾銷廉價的棉織品於印度，以奪取英織品的市場，即會對日本輸入印度的棉織品設有定額，定額與保護關稅的最後目的是一樣的，所不同者，一則是同樣的入口貨同一待遇，而一則是視個別的貿易情形，而爲個別的規定而已。所以定額制爲貿易的直接障害者，今後亟宜以公約的方式正式禁止，至其存在的理由，則仍望能因工業的區域化及分工制的成立而不存在。第三種是以貨易貨之制。以貨易貨制的用意，除防制入超或黃金外流之外，亦有限制入口之意，採用此制者自以本國的出口交換其需要的物品，在採用此制者的本身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如果各國都採用之，則國與國間勢將發生無可交易的情形，結果將整個的國際貿易陷於停頓，與此制接近者爲出口允可制及禁止出口制，前者利用政府的許可權以限制出口，後者則絕對禁止出口。這三種制度均產生貿易停滯的結果，應一律由和約明文禁止。以上若干種防害國際貿易的障礙物，若不加以積極的剷除，要疏暢國際貿易不可能的，所以分工合作之母，有許多農工生產事業，尤其是需要高度技術的製造，是不能不區域化的，故合理的國際經濟政策必須確定分工之制，勸告各國應從事於各區域所有的事業，避免競爭，然後國際貿易乃爲互利的，而妨害貿易的種種稅則自不難消滅了。

第四、成立國際貨幣與國際銀行

貨幣誠然是構成貿易的一種媒介物。沒有他是無法以代替計算的，但各國貨幣比價參差，未始不可以使之成爲一種有統一性的辦法，以計劃一，將來國際經濟合作。密切，各國貨幣間的關係亦愈繁複，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英國的工商業原居於世界最優越的地位，故英國的貨幣在實際上已具有國際貨幣的效能，那時國際貨幣的需要尚不甚顯。一九一五年以後，金鎊的地位跌落，而美金尚不足以代之，以故國際貨幣的需要漸顯，此後國際經濟合作大增，國際貨幣良不可少，如無一種統一的國際貨幣，則投資及貿易均將遭受種種障礙。但新貨幣如與通行貨幣毫無關係，則又不見得能爲世人所重，折衷之法，或可令新貨幣與美元間維持某種一定的比值，其餘國家的貨幣，則令一而參照他們與美元的比值，一而參照各國人民的購買力，而與國際貨幣維持一種比值，若能如此，則此後國際匯兌市場上所發生的種種波動，可以減少至最低限度，而國際間的資本及貨物的流通亦可暢行無阻。或者有人慮及新幣與美元維持一定的比值，豈不是使美元成爲新幣的支持者？這一點，在目前誠然爲不可避免的情形，但我們也毋庸過慮，當戰事告告結束之時，我們正應利用美國卓絕的金融地位，以助國際貨幣的產生，是不必諱言的。跟着國際貨幣運而生的自然是國際銀行，設總行於國際安全機構所在地，分行就設在各國首都及主要金融市場如紐約阿姆斯特丹等地，由各國的中央銀行組織成立，像一個中央銀行在一國之內是衆銀行的銀行，這國際貨幣銀行便是各國中央銀行的銀行，舉凡國際債務，國際投資，國際貿易，長短期的國際資本移動等等的國際支付，皆由國際貨幣銀行負責調整的責任，進一步，國際貨幣銀行並可以做各國有關貨物金融貿易等等經濟政策的仲裁機關。倘有一個國家欲推行一種只顧有利於本國，而不顧有損於他國的金融政策，國際銀行可以其優越的地位，防止其施行。如此則過去利用貨幣制度變動以及外匯率的統制等等防害國際秩序的措施，當可不再重演，而國際經濟合作的交換障礙亦可於此掃除。

第五、國際勞工立法與組織問題

勞工問題與國際經濟合作亦息息相關，而國際勞工之立法組織，自亦不

可忽視，惟過去勞工運動，實際上往往偏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忽視了勞工問題的國際方面，在十九世紀的末年因各國工人生活標準的高下不同，常常發生不少移民上及國際貿易上的問題時，而國際勞工組織初亦不能負起排難解紛的責任。就如巴黎和會所委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起草的九個勞工立法原則，以求改善勞工的狀況，其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各國的勞工狀況與生活標準迥不相同，要成立一個全世界都能運作的憲章，顯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而且勞工狀況的改善不是一國所易單獨從事的，一國之拒絕改善往往可使有意改善的其他國家袖手不前。加之國際的整個秩序沒有確立，國際的現象亦違反和平，各國既須備戰，自不暇顧及勞工的利益。所以在備戰最緊張的義、日、德、數國，勞工狀況的下落亦最烈。今後如各國經濟政策能由戰爭經濟轉爲福利經濟，國際的經濟鬥爭轉經濟爲合作，則勞工改善的基本障礙便不存在，由是而國際勞工立法原則的通過，始易於收效。

不過這裏有一種重要的關鍵，即世界人口的處置問題，人口問題沒有適當的處置，勞工必仍爲一個國際問題，此乃因人口與勞工不能分離，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過多，而其實業並未普遍發展，其市場不能吸收如許勞工，則該國勞工的標準便無法提高，而全世界的勞工又必受其影響，此所以社會學者有一欲解決勞工問題必先解決人口問題的提議。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人口衆多而生活標準又低下的國家，倘使在戰後猶不能藉生產事業或不能繼續其生產事業以提高其生活標準，而長停滯在貧窮的境界，也就非和平之福，這種國家只有兩條出路，不是實際上成爲工業發達的國家的殖民地，便是藉戰爭以改進其地位。無論爲前者或後者，皆與世界和平不能相容，這就需要未來的國際安全機構以最遠大的眼光，本經濟合作的正義，力助他們自低劣的生產技術進至近代的生產技術，自手工業進至機械工業，自缺乏原料進至原料易於取得，總而言之，自生產落後的階段進而至生產近代化的階段。更切實點說，像英美等國之對於中印等國，在關係上不特應有道德上援助的責任，而且爲自身之得享安全計，亦有援助之必要。果爾，則人口衆多與生活低劣的問題，豈不迎刃而解，即國際勞工立法無論採何原則，國際勞工組織無論採何方式，都非問題的重心了。



印度的獨立運動

B. Shro Rao 作
梓英 譯

英國的內閣使節團在七月中到倫敦，他們差不多在印度逗留了三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德里，除了在西姆拉 Shimla 和克什米爾過了一個兩星期的休假。這使節團包括了三位勞工內閣的閣員，勞倫斯爵士 Lord Gethick-Lawrence 印度聯邦的秘書；克力浦斯勳爵， Sir Stafford Cripps 商業部長，久著聲望之印度問題專家，亞歷山大 A.V. Alexander 海軍司令；還有伐維爾爵士， Sir Wavell 印度總督，這使節團成了全英內閣代表團。

代表團的使命有二：第一、造成一種使印度主要政黨均能接受的政治基礎，以完成印度永久憲法；第二、在過渡時期，當制憲會議制定憲法時，組成臨時政府，得到全印人民的認可與支持。

艾德里的偉大講演

三月間艾德里首相公開講演這次使節團意義之重大。他大意說他們這次到印度去是要使印度立即成立自治政府，其自治權能絕不在加拿大或澳洲之下。當他在衆議院發表幾次公開講演，述說他對於印度問題的主張時，使英國對於印度的態度有了極快的轉變。演詞中重要的話，足以代表工黨內閣的意見者如：「對於一個具有四萬萬人口，兩次爲了世界大戰慘痛的犧牲的國家，要求自由獨立，還有什麼可怪嗎？我的同僚此次到印度去就是要儘量可能協助他們獲得自由。」

同時，說到印度在世界的地位，他又講：「我自然希望印度還是英國式的民主政治中的一員，這是自由人民的自由組合。假使——在我的意見，他們是有權這樣作的——他們要

獨立的話，我們也要在政治的轉變期間去盡力使之圓滑的和平的進行。」關於整個的亞洲問題，艾德里首相對印度有如下的看法：「整個亞洲都在戰火摧殘之下，只有印度會努力尋求民主，我永遠覺得印度的政治問題解決，便是亞洲的光明。」

印度獨立的確是亞洲各民族的大炬，他的相鄰各國，許多正在由殖民地政治向獨立自由轉變中，有的已經獲得一種有限的自由。這樣，印度的獨立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政治領袖。另外艾德里還警告印度少數民族的態度不要太過激。歐戰時期，丘吉爾內閣的駐印代表阿馬里 Amery 和印度總督林里斯哥爵士 Lord Linlithgow 曾幾次鼓動回教聯盟的領袖，使之和國民大會黨分立，并鼓動他發表聲明，拒絕「一切政治協定，如果沒

有會晤，那是：「印度各地人民會」， Indian State Peoples Conference，這是最近才組織起來的一個政黨，領導人物是印度王公。當此起首的試探期間，使節團收穫了不少關於印度問題的有用意見，至四月中旬止，在印度有兩大政黨首要地位，便是「國民大會黨」和「回教聯盟」。在總選舉中，他們的候選人都得到成功，在十一省省議會中分配給回教徒的席次約五百席，這次選舉回教的會員，就獲得四百五十席；國大黨在總選中之成功，較回教爲尤大。

總選之後，立即有八省執政都改爲國大黨——馬札斯，孟買，中央省，必哈爾，聯合省，阿利撒，亞辛，和西北邊省，第九省，旁遮普省在許多爭論之下，成立了兩黨同盟的執政，因爲本省的選民回教徒最多。只有兩省，孟加拉 Bengal 和辛德 Sind 是回聯的人執政，但還是由於英國國民投票的支持。

真納受挫
這可以說是回聯領袖真納 Jinnah 很大的失敗。他的「巴基斯坦計畫」 Scheme of Pakistan 是個印回分治

普選的結果
使節團到印度的最初三星期，忙於與印度兩大黨的首領及其他小黨的發言人拜會，只有一個政黨的領袖沒

的辦法，主要是把印度西北各省如西北邊省，孟加拉省，亞辛省，旁遮普省，辛德省等五省另外畫成一回教徒行政區，但在此五省中，回教只獲得兩省的執政權。其原因，總是因為回教是受英人支持的。譬如在旁遮普省，雖則回教是最大的政治組織，但竟不能得他黨之合作，在西北邊省，真納所遭的失敗更慘，因該省乃回教徒優勢最大之區，而且是巴基斯坦計畫中重要的一省。但該省竟依附了國大黨！

真納，永遠是個尖銳的政治家，爲了要便使節團對他有着相當的印象，在四月初召集了一回教聯盟全國大會於新德里，集合各省的回教徒議員以從事於巴基斯坦計畫的示威運動，差不多包括了三百名的回教聯盟的議員，堅絕的要求着回教自治的主張。

這種要求並不新鮮；巴斯司坦的計較畫了六年了，印度人已耳熟能詳。現在比較新鮮的就是他向印度主義者的全力反攻和他們的社會宗教等機關，有位孟加拉省的執政，當然是真納的忠實信徒，甚至說國大黨是「謀殺的亂黨」，他又說：「巴基斯坦不過是他們最近的要求，並不是最後的和最重要的要求」呢。他強調着，巴基斯坦計畫只是要分出印度的四分之一

一給回教徒罷了，如果國大黨要是聰明的話，是該允許的。另外一位發言人，佛羅滋、汗、濃爵士 Sir Feroz Khan Noon (一九四五年出席舊金山大會代表之一) 則宣稱：如果英國不援助巴基斯坦計畫，俄國是會援助的！他警告印度主義者，成吉思汗大屠殺的事也許會再現！這真是激烈的言詞，不過，這只是其中之一二而已，這種話是對於國大黨領袖有着不利的影響的。

就在那種不利的環境之下使節團召集了兩黨代表，每方四人，開了三角會議。十天之內，這十二位代表(包括使節團的三位顧問和印度總督)在辛那拉會商着。而結果却是失敗！據後來發表的通訊說，可能根據已有之決議繼續商談，並且尊重雙方的意見。

英國方面的最初計畫是成立在中央統一印度政府，此政府有外交，國防，及交通行政之權，把全印分爲兩部分，一部分以印度人爲主，一部分以回教徒爲主，其餘的行政權就交給地方。全印聯邦最後須包括各王公所統治區域，在成立適當協定之後。國大黨對此案的答覆是迅速而堅決的。他們的對案是印度聯邦必須是有機的且須具有行政立法機能，還有

徵稅及籌畫財政的全權。他們要求發通貨，立海關以及收稅等權，還有其他各種要求可由投票公決而他們是有勝利把握的。他們堅決反對以壓力分化各省，於那些不願意幹的什麼「宗教基礎」一類的事。(指回教的主張)最後，他們聲明，在受內閣使節團邀請期間，他們沒有發表任何「基礎」之類的允諾，除了印度的完全獨立和英國軍隊的完部撤退。他們說，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才來解決印度的將來問題，即使成立臨時政權，亦無例外。

基本主張——獨立

會議後的第二天，國大黨主席寫給代表團一封信，說：「我覺得在我們的會談中充滿着感與擾亂，而且有不少虛偽的成分」。宣布了國大黨的基本主張是印度獨立和軍撤退，他說：「我們的主張是全印的完全獨立，立即實現的獨立，不是未來。至於其他有關此事各節，可以在中央制憲會議中去解決。」隨後便說到中央制憲會議：「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一定要在獨立的立場上，不能被任何私人的協助所束縛，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可代以臨時政府。」

完全不認識不了解這基本觀點的使節團，照常進行他們自己的計畫。

他們承認中央政府，可以有立法權，印度人和回教徒各可選出半數代表組織行政及立法機構。另外加上承認印人有公民權，政府有財政權，憲法可於十年之後或每十年之間修訂一次，印度聯邦制憲會議各省代表也可改易其職權。

值得注意的真納，對於此種中央政府完全不反對，——對於一個力持分治主義的領袖這真是奇蹟，——備對徵稅問題略有異議。國大黨領袖，看了自己黨內爲了種種主張都不得保障因而趨向不安，也不得不想了一個緊急對案，他們主張如果完全自由的印度政府不能立即成立，便要立時組成臨時政府代行職權，同時各省選出代表參加一中央制憲會議，中央制憲會議與兩大政黨間的爭論則由獨立法院解決。

雖則兩大黨間意見有些地方漸漸接近，但完全合作的協定還是不可能。真納似已放棄其堅持的「巴基斯坦計畫」，而願接受使節團的中央政府計畫，而國大黨則堅執全印自治及十年修訂憲法的主張。正在此時，使節團發表了他們的新計劃。主要部分爲中央政府有上述立法財政國防等三權，各行省有組織聯省集團之自由，各行省均加入印度聯邦。中央制憲會議代表之選舉由比例產生，每一百

萬人中產生代表一名。行省則分為三組，A組，B組，C組，A組是印度人，B組包括真納的巴基斯坦區域，C組為東北各省。

英國計畫之缺點

經過一星期的考慮，國大黨的工務委員會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仍然是「印度獨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省完全自治，民主的建國，無論在中央抑各單位，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使能享有平等的機會謀生，而且，各種團體均得有機會生存」。這些，當然都是使節團的計畫中所缺少的。

使節團計畫中的中央制憲會議似乎並無權力，最奇異的是，各行省在理論上有組織聯合集團之自由，但在最初，則必須強迫加入某一集團。還有其他的缺點，便是孟加拉省和亞辛省的英國人也有權參加制憲會議，最重要的，國大黨領袖說，是未提到印度的自由獨立，臨時政府在過渡時期要有全部自由也沒有談起。

這種回答自然是按照國大黨平時的主張的。真納及其同僚聯盟對此又考慮了三個星期，最後，還是接受了使節團的計畫。僅僅對巴基斯坦計畫不能實現有幾句溫和的抗議，回聯中只有三百名代表是反對接受使節團計畫的。

簡言之，即回教同盟接受了英國計畫，至於國大黨，看了這計畫的如許缺點，早已表示不必再等待其第二步發展了。關於過渡時期臨時政府的談判，就在這樣形勢之下進行其第二段。

這裏國大黨更遇到失望，他們是要求一個事實上——非法律上——如同責任內閣似的政府，無論內外部均須具有自主的體制，但印度總督却明明說，此臨時政府之性質不過如舊日之「行政會議」，必須與國密切合作，這種體制，顯然不是自主的。

國大黨要求臨時政府的首領事實上完全如一個責任內閣之首相，可以自由選擇其僚屬，必如是，他的同寅才能和他的協助他，但總督則人事必須由他決定，在某一階段，他也許和兩大黨的首領，尼赫魯與真納，共同負責。

國大黨何時才能允許這個計畫要看談判的最後一階段了。這時，總督却秘密鼓動着真納，保證在將來政府十二個位置中，國大黨與回聯各占五名，其餘二名分配給少數民族，但仍保證不自回聯以外任用任何回教徒。真納後來透露這消息，他說，因此才肯放棄了巴基斯坦的主張。在法律上講，這種不待他黨同意而任意的

片面答應委託，在總督是不合法的。真納，確信臨時政府的組織即不得國大黨的同意亦勢在必行，他公開的向總督要求其他保證，差不多可以確定，設使這個漏洞不被發現，國大黨的首領或許會接受組織臨時政府的請求。

對於解決國大黨的反對使節團計畫，真納可說有相當成功。但這成功也不過短促的，國大黨意外的接受了使節團的二次計畫，這樣，就使真納片面組織臨時政府的詭計受到阻礙。真納嚴厲的責備國當局及總督的失信，他簡直發了脾氣了。

兩大黨終上都參加了七月間的「中央制憲會議」選舉，且都得到成功，在二百名一般席次中，國大黨全部獲得，只有七席例外，而七十八名回教徒的席次中，回聯亦佔了七十三席，國大黨讓了三十席男代表及女代表的位子給少數黨及特殊資格者（殆亦社會賢達之類），這種聰明的舉動使少數黨對之有了深刻印象，因而大大加強了他們的實力，許多小黨都承認了國大黨為「全國的組織」。

回教徒的直接行動

因為印度總督撤銷其片面臨時政府計畫——對於真納，這是很大的吸引力——局勢立即變為取壞。他們甚

至拒絕參加制憲會議。真納及其中央執行部決定直接行動的步驟，以示對於中止組織臨時政府的抗議，有幾個頗為顯貴的回教黨員首先聲明放棄他們的英國官職，真納決定八月十六日為「直接行動日」，全印回教聯盟都舉行紀念。

在這幾天以前，回聯宣傳機關公開宣布他們不相信「反暴力」，「直接行動」就是對於這些「反暴力」信任者們發動「聖戰」，新聞紙上充滿激烈字樣，引用着可蘭經：對於回教徒，力量就是權利。

報復的慘劇在加爾各答爆發了，三天的羣衆兇惡暴動中，三千人被殺死，數倍於此的人數受傷或殘廢，印度的最大英文報紙「政治家」(The Statesman)說，那時的加城簡直成了「血的屠場」。

在回教徒的宗教狂之下，未來的慘劇是大有繼此發生之可能的，各處工人又鬧着罷工風潮，和緊迫的糧食問題，對於國大黨實在也是一個嚴重的責任。

加城事件使印度問題劃一時代，保守黨內閣時期會極力支持的真納和延緩印度獨立的夢如今也打破了。按照目下看來，安靜還是無望，有如歐洲的安靜一樣，來得太晚了！開明的英國政治家社會家，應該保證印度

負責平準世界匯率的

比人戈特

有一位熟悉政府財政的比利時工

業家現在担任了設法恢復世界貨幣安定的工作這人是戈特 Carille Gout

戈特今年六十一歲，他的新差使是國際貨款基金的總經理，他的初步工作已進行得很順利，已推銷基金所屬各會員國詳報外匯及其貨幣政策

如所周知，世界貨幣安定方案的起擬不僅需要 富金融通，也需要高明的天才，戈特被選充世界基金當總經理，正是代表十二個國家的董事會一致推崇的

戈特所以能膺選這項國際事務的要職，主要由於他過去具有異常豐富的經驗，他先後充當過律師，記者，兵士，部長以至於民營商業方面非常成功的工業家。

戈特担任目前這個職位，可得到一筆不抽所得稅的薪水每年美金三萬元，可見他雖然就任倒不是因為位高薪厚。他的屬員指出戈特果真爲了錢的話，他在國內所得收入，即使按比利時的所得稅徵稅，他依然會賺不

去。因此目前戈特的業商從政，已被

爲財政部長，在職一年，至一三九德軍侵入波蘭時，他再度被召充任財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戈特正是一段痛苦的經歷，這期間不僅他的祖國被侵略者所佔，他三個兒子中有兩個就在最後勝利以前戰死於軍中。

比利時於一九四〇年淪陷後，戈特就是第一個前往 倫的部長，他在華倫就成了流亡政府的中心人物。

當比國解放時，他立即重返本國，開始推行他制止通貨膨脹的計劃。它的計劃異常激烈而不得好，但是他的確達成了許多目標，結果使比利時在經濟復興方面有了一個好的開頭

戈特在企業方面，他最大的興趣在於汽車製造與開礦。他担任了比利時「福特汽車公司」副總經理歷時十七年，同時與比屬剛果的銅礦業具有長期的聯繫。當他參與世界基金工作時正從事於上述各項事業。

特當世界基金的總經理需要他過去處理財務的全部經驗，再加上最好的外交手段。十月初基金董事會開會他的工作格外繁忙，因為業務主要的負擔就在他的身上。他的能否解決戰後財政的困難問題將決定世界匯率穩定的遲速，而世界匯率穩定的遲速正是戰後國際貿易復興的重要關鍵。

戰事結束後，戈特在比利時財政界地位愈趨顯耀。三十年代時他曾三度充任財政部次長，而且歷次討論賠償及其有關問題的國際會議中，他都被充爲比利時代表之一。一九三四年正是戰後國際貿易復興的重要關鍵。

戰事結束後，戈特在比利時財政界地位愈趨顯耀。三十年代時他曾三度充任財政部次長，而且歷次討論賠償及其有關問題的國際會議中，他都被充爲比利時代表之一。一九三四年正是戰後國際貿易復興的重要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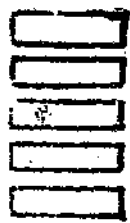
戰事結束後，戈特在比利時財政界地位愈趨顯耀。三十年代時他曾三度充任財政部次長，而且歷次討論賠償及其有關問題的國際會議中，他都被充爲比利時代表之一。一九三四年正是戰後國際貿易復興的重要關鍵。

戰事結束後，戈特在比利時財政界地位愈趨顯耀。三十年代時他曾三度充任財政部次長，而且歷次討論賠償及其有關問題的國際會議中，他都被充爲比利時代表之一。一九三四年正是戰後國際貿易復興的重要關鍵。

的獨立，如艾德里所云：「不只爲印度，更應使民主精神在印度的實現而成全亞洲之光，此刻除去允許印度完全獨立，自由以外，實無第三種折衷的辦法！
譯者按：全亞洲弱小民族都在向帝國主義者發動抗爭，印度的獨立運動更是歷史悠久的！保守黨的分化政策已竟聲明失敗，印度的獨立運動正在國大黨 袖尼赫魯領導之下順利進行中。本文作者 B. P. Desai 爲印度最前進的新聞記者，曾參加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此文所述 至一九四六年九月爲止，以後的情形，容再續譯。原文刊於 亞細亞雜誌 去年十月號，一九四七年元月且記。

世界何何震去





週時事述評



改組政府工作 進行中

政府改組事，目前可得而
言者，約如下述：

(一) 政府在與各方協
極力希望各黨派參加，共黨
的參加，尤為政府所注重。
(二) 政府將不因共黨的
拒絕而延遲改組，但同時亦不
願拒共黨於門外。政府之本旨
，在儘力向建國之途邁進，同
時以其所成就者，向共黨招手
，促其參加。

(三) 在各方協議未取得
前，將先擴大參政會及立法監
察兩院名額，以延攬各黨派賢
俊。國防中常聯席會，已決
將立法院名額增加五十名，參
政員增加四十名。此後各黨各
派之意見，當更得經常表達之
機會。

美國今後一年的 大計

杜魯門總統，頃於其照例
之致國會公文中，提出下列各
點：

(一) 籲請國會及早承認

奧國之獨立，并撤退美、英、法、蘇在奧之駐軍。
(二) 及早與德日簽訂和約。並謂：「德國及日本
人民不能居於對未來命運之懷疑與恐懼之中」。

(三) 籲請國會通過法案准許流亡人民進入美國，因
在目前之移民法下，自五月以還僅有五千入移入美
國。(四) 最近完成之對義、羅、保、匈、芬五國
和約並不「完全滿意」，然為所能希望之優良和約

(五) 美國向飢餓人民輸送之供應品較所有其餘國
家之總和為大。(六) 保證美國不為其本身或任何一
國家集團獲得原子能之獨佔。美國僅要求在任何國
際管制制度下應有充分之防範，以保證原子能不為
軍事目的而用。(七) 聲明美國將不同意犧牲對公
正持久和平極為重大之原則，而換得之和平條約。

杜魯門咨文中向國會所作主要之建議計有：國內經
濟——工業必須控制價格，勞工必須不能要求增加
工資而刺激價格。勞工關係之處理——對現行契約
之爭執，須施以強迫仲裁認定工會管轄下各區一律
罷工為非法，并加強聯邦調解機構。國會應成立委
員會研討其他遏止罷工之方法。財政事務——預算
將在「少數盈餘下」取得平衡。國債應予減少，戰
時國產稅應予繼續。專賣方面——須有新法律遏止
工業權力之集中，并協助新企業。農業——國內外
市場應予擴展，使農場剩餘產品得以暢銷。軍事方
面——所有武裝部隊應融合於單一之國防部，普遍
訓練應予建立，延長服役期間可於日後再議。人民
權利——須有新法律以加強聯邦之行動，俾保護為
種族及宗教之迷信所危害之權利。國際貿易——必
須盡可能使之自由化。原子能——推進原子能之利
平用途，加速國際管制之實施。

由杜魯門的咨文及其發表後之反響，吾人可得而

言者如下：(一) 其初步意向尚佳，共和黨雖非出
自衷誠，但在表面上予杜氏以甚大的鼓勵。

(二) 此為總統與新國會在立法上鬥爭之開始
，一九四八年對總統之鬥爭，亦自此始。

(三) 一般認為共和黨中孤立的傾向，對於經
濟方面者，較甚於政治，故一般對共和黨今後是
否支持杜氏國際經濟合作一項，甚為重視。杜氏所
稱：國際貿易，盡可能使其自由化，此與共和黨立
場，適相反。

(四) 共和黨在貿易，關稅，物價方面，與總
統政策均有甚大之距離，將來如何發展，不只關係
美國一國，對於全世界之發達繁榮，均有關係，今
日世界國家固有多國在經濟上倚賴美國之合作而生
存也。

英蘇諒解前途

最近有一事值得重視，即英蘇互求諒解也，英
帝國參謀總長蒙可馬利將軍，已抵達莫斯科，晉謁
史達林，於英蘇前途，作密切之商討。這一工作，
誠如英工黨領袖拉斯基稱言，對於阻止第三次大戰
之發生，並促成蘇聯與其餘盟國的五信，將有重大
影響。

我們相信蘇聯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必須先從打
開心病開始。蘇聯過去太懷疑他人，希望今後改變
作風，才是互諒互助的道理。

接收大連問題的檢討

大連市在中蘇條約中規定是自由港。在這裏，
雙方都不駐兵。但是自從蘇軍撤退東北以後，大連
的情況，一直不明，直到最近，才知道蘇聯還有兵

隊在大連。又知道蘇軍要撤退，但並未通知國軍，却將這城市讓共軍來佔有。這對於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實在是不忠實的。

本月三日，美國國務院以同樣照會，咨達中蘇兩國政府，希望中蘇早日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中蘇大連協定，停止大連的不正常情形，並恢復中長路交通，對此問題我們願約略表示其見解。

第一、蘇軍撤離大連，中國接管該地，本不應有何問題。吾人細釋中蘇條約中附帶關於大連的協定，第一條為「宣布大連為對各國商業及行船開放之自由港。」這是說大連港對國際商業開放。第三條「大連之行政權，屬於中國。」這表示大連為中國整個領土與行政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之，美國要求「門戶開放」的維持，中國需要行政完整的恢復，都顯然的有條約的憑藉。而蘇軍所以迄未撤退，只是由於對條約的誤解。

第二、蘇軍今既撤退，自應遵約交與中國，中國政府對於接收大連之準備工作，均已充分就緒。蘇軍撤退時不通知國軍，一任共黨侵據，是不對的。並且在大連四周，聽說還有近十萬的蘇軍屯駐。這在大連正式由中國接收以後，將因之發生許多不便，這也是值得考慮的。我們認為這只是過渡期間的現象。蘇軍必能本條約的精神，作友好的合作。

關於和平談判

關於和平談判，政府是十二分的有誠意。最近政府參加和談要員，僕僕京滬道上，即可表示。

本來按照協原則，政府在召開國大，制定民主憲法以後，就可改組政府。但政府則仍本初衷，以謀求團結為職志，決定恢復和談，對共黨不惜一

再等待，讓步，所以最近有至再至三的商確，洽談。這本是政府愛國愛民的苦心，但共黨則以為奇貨可居，分外高，其身價。

目前共黨的條件，並未改易，還是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狀況，及取消國大兩條。試問這如何能夠辦到，豈非無意和平，推人於千里之外。

不過政府還是委曲求全。最近消息，政府將先邀各黨各派，開圓桌會議，以求隨時恢復和談一點，作具體的商確。如果共黨能够參加，則政府不惜作最大的讓步，以期從長計議。看情形和談前途，仍甚光明。因為這次的憲法，實在與共黨所主張的原則，完全相同，共黨是絲毫沒有反對的理由的。況且改組政府事，政府仍在等待中。可見政府是期望共黨來共襄國是，共黨參加以後，對於任何主張，都可公開提出。至於普選，它更可以作公平的競爭，爭取人民的擁護。對於共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如果共黨不是蓄意亡國滅種，對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絕不會拒絕到底。

蔣主席昭示去年的成就

蔣主席在十三日的國府紀念週中，對於去年黨政軍工作，作具體的指示與檢討，其大旨如下：

(一) 去年度工作，在受降與復員。這一工作，(受降)實在非常艱巨。因為投降之時，在我國境內敵軍，足有一百卅萬以上軍隊，而且政府受降之時，又遭遇各種困難與矛盾，若其野刺稍一不周，則將發生險惡之後果，而我乃能如期完成，其得力於美國之助力至大。

(二) 去年復員工作，頗有成就。無論在政治，經濟，交通，教育，軍事與黨務，皆已盡其可能

，達成預明目標。

(三) 在交通方面，去年成就極大，去年年初之交通業務，所有國內幹線，幾全遭破壞，而今日則除平漢北段十分之一，津浦北段二分之一，隴海支段十分之一，及同蒲北段之外，其他主要幹線，均已修復，尤其是粵漢、興濟、北甯、平綏、安奉、南滿各路，全都通車。

(四) 在礦區方面，全國重要工業區之修復，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凡主要之礦區，如焦作，六河溝、博山、臨城、龍岩、大同、鞍山、撫順、本溪、鐵嶺、北票、阜新等各礦均已完全修復。此外台灣方面之重工業，十之九且已復工。

(五) 關於政治，全國一千八百餘縣，皆已復員。且成就民主憲法，為萬世開太平之業。

看了 主席上面的檢討，使我們增加無比的信心。最近國內，常有別有用心之徒，用種種方法詆毀政府，以為其他國家多已走上復興之途，獨我尚未上常軌，且經濟危機，不可終日，其實這完全是無根的謠言，看了 主席的訓示，可以完全明瞭，要知并世各國，有的基礎比我們好，先天比我們強，有的地方小，問題簡單。而且它們國內，都沒有無法之徒搗亂。但是它們並不是沒有問題。有許多國家，新問題還在不斷發生，經濟危機，也在醞釀。我們的所以進步遲緩，主因在共黨搗亂，但我們還能在去年完成這們多的工作，而且我們的困難，都是擺在面前，簡單明瞭，只要共黨停止搗亂，交通一暢通，國內生產，立刻可以發達，經濟力量，迅速地可以恢復。

野心家看見了這層，所以在這否泰的關頭，拼命造謠。我們看了主席的檢討，應該加倍奮勉向上。



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前途

君衡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歲暮就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發表其自由主義者的感想，除了批評中文譯文的不完善及讚揚美國一年來對中國和平調停的努力，對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前途深致其樂觀的期望。究竟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前途，樂觀乎？悲觀乎？筆者願於一九四七年歲首，作一個簡單的論述。

假定自由主義在中國是走向成功之途，那就是樂觀的，則本文打算指出這恐怕只是自由主義者的希望而已。

我們要牢記：自由主義是工業革命的產兒，工業革命拆除了封建的藩籬，奠立了「人類生而平等」的社會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士之子不必恆爲士，農之子不必恆爲農；甚至今日爲百姓子民，明日可爲統治階層，誰有才智，有能力，誰都可以超凡入聖。這「個人」時代的開始。有「個人」，才有「自由」，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基石，沒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懸空的；一陣風，便要把它吹倒。而個人主義，固有待於知識階層的倡導，尤有待於工作發展的培養。

歐洲是自由主義的搖籃，倡導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代有名哲。然而今日自由主義發達到峯巒的所在，不是歐洲，而是美國。這是什麼原因呢？要說這是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比歐洲的更爲積極倡導所激嗎？我們在美國的歷史上找不出比盧騷，孟德斯鳩更偉大的名字，要說這是美洲獨立戰爭所使然嗎？我們又如何能够抹煞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自由主義在美國之所以比較在歐洲尤爲發達，其故在於今日美國工業的發展已非歐洲所能及。工業愈發展——在某一種限之前——，個人主義愈鞏固，從而自由主義便愈發達：是有着相連的關係的。

今這個歷史的事實的水晶球，像古波斯人透視未來，去看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前途，可以看見黯然

無光。中國的哲人既沒有個人主義的倡導，而尤其重要的，中國的工業到現在還不會達到產生個人主義的分娩期；於是個人主義在中國只存在於一個角落而爲大眾所唾罵，因而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陣美國潮的浪花水沫罷了。

我國數千年來的古聖先賢，有誰提倡個人主義的？沒有。揚朱爲我，自從孟子以來，一直爲國人所痛罵。就在今日，也沒有一個學者敢公然提倡個人主義的，胡適之先生雖然是百分之百的自由主義者，但要他公然提倡個人主義，恐怕也有所不敢吧。社會上既然翻騰着反個人主義的氣氛，試問以個人主義爲不可缺的基石的自由主義，如何能够發達起來？這是從文化基礎上說的話。

如果從經濟基礎上說，中國的工業，從清末到現在，一直不會得到順利的發展。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誘掖了中國工業的萌芽，但同時又窒息了它的發育。一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始終不出「族規模的農耕圈子。住在都市的人們，眼裏看見高高的煙突，耳裏聽見轟轟的機器聲，以爲中國已經工業化了；一旦有機會到廣漠的平原鄉鎮，第見綠野平疇，牧童牛背，他們才明白中國工業化原來還是一樁未來的事。在家族規模的農、經濟裏，每一個經濟單位，每一家裏面的每一個人，既沒有獨立的可能（家主也不能例外），也沒有獨立的地位，自然更沒有獨立的意識。他們每個人只知道有家才有個人，個人是爲家而存在的。所謂個人主義，他們絕不會理解，更不會平白虛擲出來。其實在都市裏，一般人的經濟生活，也是以家爲單位的。他們的生存，是爲的父母，或是爲的子女。縱使意識上有了個人主義的影子，行爲上却不敢公然顯露其個人主義。此種經濟狀況對人意識的影響，無論如何不能忽略。

設到此地，我們似乎需要補進一個解釋，是關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關係的解釋。因爲有人會反對自由主義必須以個人主義爲基礎的命題。先從政治方面說。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最明顯的無過於民選政府和各項自由權。民選政府的理論根據和施行辦法，最主要之點在於承認每一



從特權之統治

轉向到民主之統治

陳安仁

現狀中國歷史動向，與將來中國之歷史動向，這本來是一個抽象的說法，若是改爲具體的說法，我可以說：從數千年歷史之特權統治，改換到今後之民主統治。這是今後歷史動向簡明的指針。我國盛治，動稱三代，以言堯帝，據帝王世紀說到他的政體，天下大和，「命伯嚭訪山川谿谷之音，天下大和，百姓無辜。」政諫之鼓，似准許人民之自由控訴，有一點民主之氣息，然沒有民主政體上之一切的組織，事實上之所謂「政諫」，也似乎只在君權容許下，所得到的少許自由。夏代世運較爲進步，論語稱：「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這不過說明夏禹一人之君德，無當於民主。至夏桀殘頑狠，有趙梁者教爲無道，據綱鑑易知錄：「天下顛怨而患之。」人民不堪其苦，要樹起反叛之旗了。商湯爲天久旱，禱桑林之野，幸而得雨，人民總算叨一點實惠了；然不能說湯之治，是民主的盛治。商紂以特權的政治勢力對於左右之三公，加以毒殺，對於人民濫用非刑，慘施炮烙，所以只有特權之統治。周初開國，大政治家之大公望，贊助周之權，而大施其策略，以勳勞封於齊，齊東海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第二人相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魯丘，乃執而殺之。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轉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今日變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彼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難爲君乎？吾恐其亂法易散也，故以爲首誅。」（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省文）。狂喬華士昆第二人，以如此勤勞，自食其力，此所謂第一等老百姓，乃一代贊成特權統治的政治家，獨加以屠殺，可知有特權之統治，則斷無民主的統治。秦代是特權統治之一個典型，郡縣建立，是秦代擺佈特權統治的一法子。焚詩書，坑儒士，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衛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世；以古非今者族；收集全國的兵器改鑄銅像銅器，放在咸陽；集中富豪，聚居京師。這種特權統治，當然爲民意所反對。漢代鑿秦之孤立以亡郡，乃兼郡縣及封建兩制度而用之，大封諸侯及功臣於各地，又任諸臣爲郡守，每州置刺史，巡迴屬下諸郡，監察郡守的施爲。其編纂法典之嚴密，至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以輔助統治權力的張施。特權之統治，至唐而發達，唐代實行統治的方法有三種：一曰軍事，二曰財政，三曰人事。唐代之府兵制，爲特權統治之開展，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衝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諸

「個人」有其選舉權，不是每一戶每一家有選舉權。在一家之內，可以有選舉權，而父沒有（假定父親受繼承公權處分的）。至於各項自由權更是以「個人」爲對象：比方身體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等。如果取消了個人主義，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將爲何物，只有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才能解答。

再從經濟方面說。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的表現，最明顯的是自由生產和自由消費。以自由生產而言，生產的種類，數量，時間，地點，都無約束，這是對「個人」的自由，因爲個人才有自由選擇的可能。以自由消費而論，消費的種類，數量，時間，地點，都無約束，也是對「個人」的自由，因爲離開了個人，便無所謂消費的自由。所以，如果取消了個人主義，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是不能成立的。

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有沒有個人主義的思潮呢？可以說絕對沒有。雖然若干個人懷抱着個人主義的觀念，然而未能形成思潮，是誰都曉得的。今天中國的社會思想，還是家族主義的天下。「五四」時代一度發生過個人主義思想，始終衝不破家族主義的鐵欄。我們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在歐美，父母不能隨便進去成年子女的房間的。如果父親或母親未曾獲得子或女的同意而進去他或她的房間的，他或她可以向法院控告其父或母的。這是個人主義在法律上的表現。試問這種表現，在今日的中國可以看見嗎？不獨看不見，而且在一般人的頭腦裏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今日的中國人，說他們大多數都肯爲國出力，那是誰都不敢相信；然而說，他們大多數都肯爲家出力，我想誰都認爲是事實的。一個人捱牛捱馬，勞苦一生，而爲的是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兒的生活，這種現象是十二萬分普遍的。他們沒

遣軍指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爲此以鞏固統治權。府兵集中關中，因爲關中爲王權的根本地方，爲特權統治的有力的方法。財政權，也爲特權統治的有效方法，和庸調之分立，爲編制財政集中之一好手段，「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陸宣公奏議》可謂描寫此種權力集中之得意語法。人無搖心，則不能反叛了；事有定制，則不敢亂紀綱了。唐代之特權統治。最後露一個破綻，即是藩鎮勢力的發展，以爲相抗，地方軍民大權，無所不總，地方可自置文武官，可自收租稅，可以世襲權力，君主不能制；特權統治之三個基礎，因之動搖，唐室遂一蹶不振。魏之一蹶不振，非民主權力之伸張，不過另一種之畸形特權與之相對抗罷了。宋代懲唐末五季之亂，在消極方面，消滅藩鎮的特權；在積極方面，鞏固中央政權之統治。外召藩鎮以遠京師，收天下強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別遣文臣以爲牧守，以矯脫節之弊。唐末之節度使，宋初猶承襲之，是專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然沒有什麼職掌。宋初本有刺史一職，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由朝臣出守州郡，稱知軍州事，三年一易，以消節度使之兵柄，復設通判一職，使監知州而分其權。又據唐之舊道，分成十三道，設諸道轉運使，地方之財富，邊防，盜賊，刑法，錢穀，皆委之轉運使，繼增轉運使判官，以京官爲之；轉運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宋根據天下土地形勢分路而治》。此外，改歷代之徵兵制，爲募兵制，厲行高級地方官吏之分權制。募兵制，是收天下墮悍之兵，以衛良民；宋初認募兵制爲立國要政，蓋以爲此制可便於特權之統治。宋代最高行政官區域爲路，可是路無總理全路軍政或民政全權的機關，權力完全屬於各個直屬中央特權指揮的官員所掌握；每路設監司，從監司中分爲帥的軍事官，漕的財政官，憲的司法官，倉的賑濟官。這等監司，均直接由中央派朝臣充任，甚且使之分立，不相統屬，而集中權力於中央；所有安撫使轉運使提刑按察使等官職，皆爲中央集權之御使台，三司使，樞密院等所統屬；地方權力薄弱，無抵禦外寇之力，而兩宋遂亡。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國，可說是特權政治的強化時期；元代的特權政治，以行中書省，爲中介機關，將內外合爲一體，謂爲行省制；總政務者爲中書省，秉兵柄者爲樞密院，司黜陟者爲御史台；在內有寺、監、衛、府、在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訪司，牧民者有路、府、州、縣，其長官概由蒙古人爲之，而漢人祇做一個副手，重視階級，層層壓迫，卒之不能免於敗亡。明代罷行中書省而存行省，頗注意於地方分權，有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民政，提刑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都指揮使，掌一省軍政。永樂即位以後，設督撫制度，三司分立的制度，遂被掃除。中葉以後，閣宦政權，加以確立，貪橫日甚，明遂以亡。清代大權統攝，集專制政治之大成，初以殿閣大學士，管理機務，表率百僚，繼設軍機處，簡大學士入辦密行事件稱軍機大臣，爲特權指揮之總機關。爲掃除反側計，各省置駐防之兵，統以將軍，專以防範漢人，又設禁旅八旗，專任京師拱衛，以都統節制之。《參見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商務版二一八頁》自以爲莫予敢毒，然而革命大義，昭著人寰，種族覺醒，終期解放，孫公爲民族導師，不但爲民族解放致其畢生之精力，且

有一點個人主義的觀念。他們只有家庭主義的觀念。胡適之先生，受了多年自由主義的洗禮，然而他還有一首新詩說他「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一完全沒有一點個人主義的氣味。他想擺脫落後的家族主義，只能提出社會主義——所謂「一半屬朋友，一半屬父母」——不敢舉出個人主義，可見個人主義在中國，歷歷兒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既然沒有個人主義的思潮。何有蓬蓬勃勃的自由主義？

有人說，然則一九四六年末爲什麼又有自由主義的呼喊呢？上文已經說了一句話：自由主義不過是一陣美國潮的浪花水沫罷了。真的，一九四六年可以說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黃金時代。但是，我們不可忽略這個黃金時代的期限。它的期限必然是很短促的。何以故？隨着美國的援助，調停和商品兩來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根基，猶如建屋在沙上，不能經久故。大概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們可以看見它的衰退。何以故？那時中國局面不會容許它發展的。

目前的中國局面，戰事在若干地方進行着，沒有戰事的區域則彌漫着只有消費沒有生產，或既無生產亦無消費的現象。如此情勢，最多拖延半年，必歸結於下列二途之任一途：不是全面戰爭便是全國統一。如果是全面戰爭的話，一切的一切都受戰神的統制，還有何自由主義可言？如是全國統一的話，以獨裁爲最高原則的共產黨既參加政府，而又絕對不肯放任自由主義，結果只能來一個折衷！社會主義，於是自由主義也就沒有蓬勃發展的可能。自由主義是人類生活的崇高理念，然而它在中國的前途却如上文所剖析；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該當如何努力呢？

爲專權運動而盡力於民主政治之推揚。此五十年來中國歷史之轉變，誠揭示中國今後之光明期，而希望掃除數千年來特權政治之暴力，總觀幾千年來之歷史，深察特權政治所得的教訓如下：(一)特權政治之發展，每弄出政治之破綻，而不能得到好結果。(二)特權政治不能導政治於修明之地，祇便於官僚政治之播弄。(三)特權政治與民主政治逆流，永不能調和，永不能配合。今後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惟有掃除特權政治之殘渣，而走向民主政治之坦途。此其義，一代之政治思想家顧炎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日知錄守令篇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大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脈乎？」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親民之官之無權，和一般老百姓之無權，豈不是很顯然之變？必也以天下之大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之發動，仍歸之於人民，而後可以掃除數千年來特權之專斷政治。今後中國的政治，必須反乎數千年之特權政治，如仍有想運用特權政治，以操縱一切，壟斷一切，他已走到歷史上必然之末路，而不能屹立於政治上的舞台了。中國現代政治中，會走了黨治之一途徑。所謂黨治者，是領導人民，從訓政步驟，達到民主之治，即所謂「還政於民」之義也。國父在十二年十月國民黨親大會上說：「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國民黨所提示之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就是要達到民主之全民政治。今後中國歷史動向，其須表現之動態如下：(一)根絕歷史上過去之特權政治，不要再次產生。(二)充實人民政治力量，發揮民主政治之效能。(三)產生民意具有充分權力之機關。(四)使少數人壟斷之寡頭政治，不再混跡於民主世界。(五)民主力量充分表現於政治上，在政治上成爲民主統治的力量，而非官治統治之力量，使民主成爲一元化。近代史上英國的政治革命先後發生兩次，一次在一六四二年，一次在一六八八年，兩次革命，都由中等階級，起而反抗君主專制，作一種政治運動之形式，而不以民主政治之內容爲其骨幹，所以得不到真正之民主政治，而爲資產階級所專有。(詳見三十五年元月十五日中午日報拙著民主政治的前途一文)「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之教訓信條，由實踐以爲今後中國歷史轉變之動向。

(本期作者介紹)

毛起鵬 現供職外交部
陳柏心 國立英士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翼民 現供職司法院
陳安仁 立法委員

陳定閔 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蔣炳賢 國立浙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趙得之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上接第廿六頁)他總是把吃剩下來的麵食貯留起來，放在廚房火爐上面的架子上烘乾，然後裝在匣子里，留給約奈去下種。

在我們的山谷，約奈、阿波兒細當然不會死掉的，他永遠出沒在山洞林地間，沼澤湖邊，和籬牆中。初春時候，暖風陣陣送來野蘋果樹的芬香，約奈底精靈御着風一起飛來。冬天野蘋果樹底下雪地上縱橫印滿着洗熊或驢鼠或兔子細小的腳跡，你知道牠們爬到樹上採摘菓吃。如果沒有瘋狂的約奈和他的一袋麵粉，這些菓樹也許不會存在在那裏的。

有時我單獨在古老的牧場上或林中的時候，盲目的馬蒂姑母又回到我的記憶中來。我可以再看見她，坐在清流流邊上，孩子們都已離開了她，只剩下牲口和野鳥在池四週，她的頭有一點傾斜着，在諦聽。他死了將近四十年了，只在最近，我纔開始了解她在聽些什麼。這是大地和溪流樹林的歌聲，在那塊地方約奈變成了我們鄉土上眾愛的聖人。

一個炎熱的夏季，那時我祇十二歲，我們回來牽姑母馬蒂回家，時候已不早了，當我們走近目的地時候，牲口如同平常一樣成團的縮在我們圍籬離開她的地方，她靠在一顆古老的楓樹底下，她的腦袋有一點往後倒着，眼睛也閉着，我的表弟和我以爲他睡了，但是我們對她說話的時候，她沒有答應，這是我生平初次見到死亡，我不比縮在她四週保護她的牲口更感到害怕。這都是奇異的山谷的一部份，是整個生存的圈子中的部份，而且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我記得當我回到田舍裏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說：「馬蒂姑母去步她朋友約奈。阿波兒細的後塵了。」可是那時我只是個小孩子，這似乎很傻。我只說「馬蒂姑母遇到了什麼事情！」他死時已八十五歲。(待續)



評中國史學概論兩種

陳定閔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 獨立出版社出版

傅振倫：中國史學概要 史學書局出版

這兩部書的性質同一，傅振倫又是朱希祖的高足，在思想的體系上頗多相近處，所以把他們並在一起評論。

這幾年來，在後方的史學界所出版大部的著作並不十分多，但是小部頭的著作却十分多，有的學人因為戰時學術的貧乏，懷戀到以往所編的講義，把牠們加以整理而發表，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與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都是這種性質。前書是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講稿，後書是傅振倫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及國立女師學院的講稿。朱希祖以為講稿稱不得著述（自序），不過作為通論概要之流的講稿之出版我以為也是需要的，只要不是抄襲成篇的東西。

朱書在體例上比較傳書緊湊，全書分為中國史學之起源及中國史學之派別兩篇。中國史學之起源分述史之本源，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再論書記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紀載，再論追記偽托之史，論歷史之萌芽上下諸章。中國史學之派別篇分述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與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諸章。並附太史公解及漢十二世諸紀考。作者從文字上說明史字本義，證明他是記事的書記官。（第二頁）關於史學起源，著者在數百字

中，引證七種學說，加以討論，推測史學起源於黃帝的傳統說法（第六頁），以為「歷史之記載，必萌芽於太史」，因「歷史之作，必起於圖書蒼苔之地，古者圖書蒼苔之區，必首推太史」。（第八頁）著者更區分書記官之史與史官之史的不同，他以為「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

從這一個結論，著者又進一層的論斷未有文字以前的記載不是後人的追記便是後人的偽託（一一頁）。這種打破傳統的看法，著者不愧為史學權威。著者根據德國史家郎泊希脫（Lons Precht）的歷史起於譜系及英雄史詩的主張，以為「中國小史所掌彙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吾國歷史之萌芽也。」（一九頁）郎氏以為譜系進而為年代紀，英雄詩進而為紀傳，但中國史蹟之進化則詩最先，記傳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二二頁）詩歌在神農時已有，故英雄史詩必起自古初；（二二頁）記傳的起源，堯典

皋陶謨，實已有記傳之實，大約是在夏商之際或西周以前。（二四頁）譜系可以溯源到小史所掌彙繫世辨昭穆，（二四頁）周共和以後，始有編年史（二七頁）。這是說明中國史學進化的跡象不一定與西洋完全吻合，著者的不抄襲成見可知。（自序中著者諷刺抄襲甚力）。

中國史學的派別照著者看來，有記述主義和推理主義兩大派，自孔子修春秋，一再相傳，兩派始立。記述主義的始祖是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則以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為始。記述主義是史料的精確別擇，在中國有語言學，古文書學，歷史地理學，譜系學，考古學的輔助，所以特別發展。推理主義實際即歷史哲學，因為中國沒有系統的哲學為基礎，又無求實證的社會學，故不若記述主義一派著作的發達。（三二頁）著者把中國的歷史哲學何以未能發展的祕密，一語破的，頗堪為論史者的注意，也頗足以啓發後學。

他把記述主義的史學，按時，地，人事混合體，及本末體區分為六類。以時分即吾國的編年史，以地分即吾國國別史，以人分即吾國的傳記。而以事分的又可以分為政治史及文化史，混合即中國的正史，本末體即中國的記事本末。除了這六類以外，著者以為如起居注一類的東西，是史料而不是史學，不能列在史學內。從這個分類來看，在大體上是完整的，不過著者對於文化史的分類，我們是難以苟同的。著者把政治史和文化史分開，是一種有眼光的見解，惟著者把法律，經濟，法制，軍事列為政治史中，似有商榷的餘地，這幾項實際都應該列為文化史，（見拙作從文化的性質談到中國文

化史編纂問題，去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日報文史週刊）政治史似乎只應包括政治上的活動而已。著者此書寫在民國八九年間，也許是他早年的看法。可惜著者早已作古，亦無法再請教他晚年的態度如何。

編年史始於孔子的修春秋，他能「明時間的觀念，敘事實之始終，使人尋其因果，以明事理」（三九頁），這是孔子的貢獻，但其「弊在局於政治，未視社會之全體」的批評，的是議論，而著者新史學的見解，溢於言表。自荀悅漢紀的產生，才有獨立的編年史，一直到明代，都「陳陳相因，謹守成規，在史學上無進步之可言。」（四〇頁）著者的創新的精神亦可見一斑了。

國別史始自國語，其後著述都未能有完整的體系，故著者批評得最力是國別史的著述，「隱然有正統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觀天之語」（四三頁）。他以為史學應該抱著純客觀的態度無任何的偏見的記載事實，正史中這種正統偏霸的分歧，在他看來是一種臭之莫甚的作風，此種論調的確足以破千古之窳見。不但歷來史學家無此客觀偉大的作風，目前我們所謂治史者之流中，恐怕存着正統偏霸思想的還不少吧。著者暗示我們，史學家是應該超乎黨派的，是應該超越一切政治上的窺見，其見解之深刻，使我們對於已經作古的著者，視之猶生。

著者論記傳以為別傳，地方著舊之傳出於小說家言，但也有他的史學上的價值。（四六、四八頁）這也是以往史學家所輕視，而著者給我們以新的啓示。政治史與文化史可以溯自班固十志。中國以往的史書，實際大都是政治史，細細的審度著者之所謂政治史，大都是政治制度史，所以我們主張一部可以併入文化史。文化史中著者所羅列的有

學術，宗教，文學，藝術，農業，工業，商業，風俗諸項，對於文化的認識已非常的正確，其中尤以風俗列入史中，也是值得注意的見解，可惜著者尙未提到中國人物質生活的發展及語言的進化。不過我們如果以二十餘年前的眼光來看這部書，文化史在中國還是一個新花樣，著者的提供，不謂不具有新史學的見解了。

著者批評正史，以為一樣的局於政治，未視社會之全體（七一頁）。「詳正史之體，儲史料則尚稱該備，言史理則未臻完密，蓋史學家最重之職，在明因果關係，擇社會之真相，若同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甚難周覽，則始末難尋，因果斯昧，」（七三頁）這種論斷不但對中國傳統的正史，是一個嚴刻的批判而且是極具有眼光的史學，中國向以史學稱，可惜在目前這種論調難以多見，窮乏的學術，是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啊！

著者的這種精闢見解批 紀事本末體也是如此：「吾國史書，雖以紀事本末為最進化之體，然尚不知因果之規律，社會之要素，故其取材少客觀之精蘊，敘事多主觀之斷制，多失其宜」（八二頁）中國史學通論的正文不過是八二頁，而我們竟為之作一個相當長的介紹，這其中的用意是在於這本著雖是著者自己所不重視的講義，但確有精到之處，其見解頗有獨到處，朱先生為國內史學權威之一，不泥於舊，不僻於新，能以新史學的眼光，衡度中國史學，實有介紹的價值。可惜著者在勝利未來之前早已作古，他在自序中所述的「擬稍稽時日，略加修改」的諾言已經不可得了。

傅報倫是朱氏的高足，親乎傅氏在文史雜誌朱邊先先生紀念專號中的一篇文章看來，可知傅氏受

了 氏的影響極大，所以傅著的中國史學概有許多地方與朱著相近的地方，甚至雷同的地方，全書共分十篇：史之解讀，史官建置，史學起源，史書名目，史書流別，史體得失，史籍名著舉要上下及史籍之整理。其中「史書流別」一章大體與朱著相似，不過略加增易而已。傅氏受業於 氏，能傳其正系，這是當然的，而傅氏有許多地方能把朱氏未看到的方面加以補充，例如政治史中列入職官選舉，律令刑法，教育倫理，經濟資源，交通水利，荒政振濟，軍事武備，邊政外交，黨團會社。邊政，荒政，選舉，教育都是補充的。社會文化史中有小學，博物也是補充的地方。然而傅氏只能承襲師說，未能創新，例如黨團會社是社會史（當然在政治活動上有意義）不應列入政治史，否則應改為政治團體一類的名稱，其他的政治制度本應列入文化史，傅氏也未能有更新的看法。

史學起源的主張，太半未出諸朱氏的立論。史書名目一章，實仿自朱著史學之前身兩章，史體之得失一章實仿自史學之派別諸章，亦鮮創見；史學上兩大思想家似又仿自金靜庵（毓麟）的中國史學史；史籍之整理一章，除引柳貽老的全史目錄例，別無可取處；其他史籍名著舉要兩章介紹我國歷史中的名著，尚可為初學者讀史一助。總之，傅著體例蕪雜，每多承襲，鮮有創見，較之乃師體例嚴緊，創新革舊的見解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讀完了朱著以後，再讀傅著便覺得味同嚼蠟。傅著的自敘中，承認有的採擇金靜庵的中國史學史講義，但傅書與金書比較又不能如金書之有體系，有見解。中國史學概要在某一方面來說，是一部失敗的著述，假使沒有朱金兩氏的著述的話。



從草台戲看台灣文化

——台灣采風錄之二——

朱荷生

在未來台灣之前，對於這一塊日人苦心經營五十年的海島，我猜想它的一切都已經日本化了。直到我和台灣初見面時，雖覺我的猜想不全是事實，但台灣與內地終有些異樣。如同胞的衣着雖不是和服，但與漢服也有不同。大多數人講的台灣話，也很難聽懂。房屋多數是日本式的「塔塔面」。小學生上學全都排着隊走。凡此都予我以新奇的感覺。但住下不久，親切的印像終於來了，有一天晚上得到一次機會參觀這裏的草台戲。這種草台戲是民間最普遍的娛樂，也就最足以窺測台灣民衆的精神生活。戲台是臨時在一個廣場上用木板搭起來的，到夜晚六點鐘以後，附近的居民們——男女老少——漸次的集攏起來。各人自帶一隻板椅到台前順序坐下。這種草台戲不收戲票，也不向看客湊

錢，足以使觀衆普遍化。於此，我就注意它的經濟基礎，即演出所需經費之來源。我看見台上掛出一串又一串的紅紙單，上面寫着某某人，或某某商店，某某酒家賞錢若干元，普通是貳百或叁百，也有賞肆伍百乃至壹千元的。這使我回想到幼年時家鄉地方，每到舊曆年節，常有玩龍燈的（台灣人也玩龍燈與獅燈），他們在遊街時，沿途向兩旁的住戶討賞錢，或三分五分，每家多少總要賞幾文。遇到當地軍政要人或富翁士紳作特別的拜訪時，所得的賞錢更多。這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大家都參加享樂，而有錢的儘量自動的出錢，可謂公平合理。這是若干年前看到的，現在在內地各都市已經很少見了，想不到在台灣又重新目觀，真所謂「禮失而求之野」。

賞錢的非常踴躍，我親見近身的幾位觀衆從荷包中取出錢來賞，完全出於自動。那天，一夜草台戲的結果，我估計賞單之多在一百五十張以上，如平均以每張二百五十元計算，其收入在三萬七千元以上，約合法幣一百餘萬元，維持其全部的開支，不但足夠，而且還有剩餘。台灣人的勇於公益，慷慨捐輸的精神真是值得欣佩。戲開演了，我進一步注重它的內容。雖然我不懂台灣話，但因我從前看了不少舊小說，看舊戲也不算外行。就憑着戲的人物，表情與動作，我看出它敘述一位年輕的秀才，奉母之命，與妻子及小姨同去掃墓。這時突然來了一位當地的惡公子，看上其妻之美貌，遂起淫心。與狡僕商定毒計，使人請秀才赴宴，乘秀才酒醉派一使女送茶，主僕二人却在暗中殺死使女。反誣秀才行奸不遂，刀傷人命，訟於縣官。縣官也因爲受到賄賂，下秀才於重獄。於是這位惡公子把秀才之妻掙到家中，但終因該女貞節不從，沒有達到目的。而秀才之母與妹則向上級清官投訴，卒使秀才含冤大白，全家團圓，豪紳惡僕也都明正典刑。這一套的故事，在國內舊劇與舊小說中實在看得太多了，現在在台灣戲中表演出來，不脫中國舊社會情調，覺得非常親切。

台劇的化裝，看和平劇大同小異，純粹是明裝。鑼，鼓也完全和平劇一樣，小鼓仍然是全劇的總指揮，其節拍板眼無一不與平劇相似。只有胡琴和平劇的不同，沒有京胡琴聲韻之高昂，也沒有川胡琴之尖銳，音平坦少轉折，有一伴奏（此聲頗似崑曲）。調門很單純，像京劇中之二簧調，有時也有點西皮調子。唱曲無論老生，青衣，小生全用平聲，沒有窄音，這是台灣戲與京，川戲最大的不同點。

由上述台灣戲的各方面看來，我們可以斷定台灣戲在五十年以前和閩劇，潮劇，漢劇，越劇，平劇等同是當時中國的地方戲。數十年來平劇經過宮庭化遂成爲舊劇中的最高藝術。其他如川劇，漢劇，滇劇，越劇也都分別各有改進。而台灣戲則改進甚少，從它的調門之簡單我們可以說它仍保留五十年前的形態。

我爲甚麼這樣重視台灣草台戲呢？因爲它給我們的啓示與意義實在太大了。我在前面說過，台灣草台戲是民間最普遍的娛樂，它的內容與制度不脫中國舊劇情調正說（下接七頁）

談 紐 約 國 際 學 生 之 家

十月末，是西歷鬼節，紐約的國際學生之家於二十七日晚舉行晚會。

會中各國學生，

各出心裁，以其

本國的名產名藝

，公開表演，爭

奇制勝，熱鬧異

常。一時國際融

洽之空氣，頗充

溢於博香山之草

裙舞，南美洲之

輪擺舞，或中國

之踢毬子中，大

有世界一家之概

。

得 之

從各國學生

住在一處，以求

互相了解認識，

而建世界一家的

理想，就是國際

學生之家的目的

。美國現在有三

個國際學生之家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芝加哥，

一個在舊金山的

貝克萊。此外安

阿坡的米詩根大

學有一個國際學生公社。

國際學生宿舍的起源在一九一〇

年的秋天。紐約青年會的學生幹事莫

斯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中，看見

一個中國學生，對他說了一個「早安

」。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其影響却

大。因為這個中國學生對莫氏說：「

我到紐約三個星期了，你還是第一個

和我招呼的人哩！」莫氏聽之，頗為

這個異地孤客叫苦，因之就請他於星

期日到莫氏家裏去吃晚飯。他又請了

一些別的學生。這是每週晚會的起

源。

莫氏再一調查，當時紐約最少有

六百個外國學生，沒有親屬，沒有朋

友，在過孤獨的讀書生活。他雖然儘

量請這些外國學生到他家裏去，他的

房子究竟有限，不能全體請來。因此

，他們就組織了一個國際大同社，在

哥倫比亞大學的歐爾堂，每週聚會一

次。

從這個國際大同社的組織，使外

國學生的集團感覺需要一個國際學生

之家，大家可以住在一處，交換經驗

，增進認識。

要設國際學生之家，得找房子找

錢。這個問題不是窮學生所能解決的

。幸好有一個有錢的煤油大王羅基法

洛。他於一九二三年捐了一塊地皮，

位於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赫德森河濱

，又捐了三百萬元。於是，第一個國

曼任此家之第一任家長。其後，羅氏

又於一九二七年捐給加州大學一百七

十五萬元造第二個國際學生之家，於

一九三〇年捐給加支哥大學三百萬元

造第三個國際學生之家。加州大學之

家於一九三〇年完成，支加哥大學之

家於一九三二年完成。

各家都有其董事會。所不同者，

加州大學及支加哥之家各該校有說話

之權，雖然所住學生並不限於各該校

的學生，而紐約之家，則完全獨立，

各校的學生都可以去住。董事會的職

權是決定政策，聽取報告，及審核會

計。各家只有一個家長，另有家中學

生選出的自治會協助家長處理家內一

應事務。

紐約及支加哥之家可各容五百二

十五個學生，加州大學之家可容四百

二十五人，除去住在家內的學生外，

住在外面的學生，也可以參加作社員

，參加其教育及娛樂的各項節目。除

去已成定例的星期日晚間餐會之外，

有演講會，討論會，語言研究會，音

樂會，跳舞會，運動會等等，幾乎沒

有一天沒有一點事作。最少沒有集會

時，有橋牌可打，有戀愛可談。真是

優哉游哉，樂不思蜀！

住在各家的學生，大概美國學生

與外國學生各半，紐約之家中幾乎全

研究生之外，限高年級的大學生，加

州大學之家則一二年級的學生也可以

去住。現在各地找房子困難，於是國

際學生之家乃為學生們投奔的第一個

所在。候補名單有好幾尺長。紐約之

家對中國學生似乎因為傳統的關係，

比較優待，但是也不能一來就搬進去

。今秋開學時，國內有幾個留學生來

此，在紐約的國際學生之家中「加鋪

」幾天，仍然不得不搬出去，實在收

容不了。

米詩根大學的國際學生公社却沒

有宿舍。但是在增進國際學生感情上

，却有同樣的作用。該社設於一九三

八年，屬於米詩根大學，由學校教職

員組織理事會管理之，由學生們任幹

事，該社備有各種教育及娛樂活動的

設備，供各國學生之用，大家可以在

該社結識幾個朋友。社中設有共房子

的顧問，求學指導的顧問，和借錢的

機構。世界各地的學生，均不免受窮

之累。該社有一筆基金，可以無息出

借，便利窮學生不少。

王芸生等著 諸葛亮新論

本書為王芸生先生等對先賢之新

評價，見仁見智，觀點不同，要皆有

助於吾人對歷史人物之新認識。三版

出書流愛歡迎。

三版定價每本二五〇〇元



快

樂

之

谷

(一續)

Louis Bromfield 作
蔣炳賢 譯

福格森田莊

我們買
來的三塊四
莊從前都歸

一個名叫福格森的人所有。他在十八世紀末葉來這裏，那時山路只是一條

被印第安人從愛麗湖和我及俄河北遷或西移時常常走過的荒徑而已。誰都

不大清楚他究竟帶了妻子兒女同來沒有，可是他留下的孩子倒不少，因為

都埋在墓園里，而且他們的名字也在這三塊田大堆的田契上見到。起初他

是個獵人，但是在一八一七年靠了一紙由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蒙路簽

字的地契，他變成了六四〇畝未開墾過的土地底主權人。

從那個時候起，這份登記的田契代表著這原來六四〇畝土地的紛亂

的歷史。到了一八〇〇年，福格森的名字傳到一個老處女和兩個獨身的弟

兄便中止了。他們都住在原來的六四〇畝地的一部份地方，這幾百畝田一

直伸展到天邊，可以俯瞰三州，那部分地方至今仍被稱為「福格森田莊」。

隔了一百三十年之後，現在這一

塊田莊又被誰收買了去。接着它又變成了一片廣大的田地。買這塊田的人

，也像約翰·福格森當年初到山谷裏來的時候一樣，放棄了遊獵生活而安居下來。

我們買了三塊田莊——佛萊明莊，安松莊和福格森莊。在這幾塊田莊

外面只有一小塊饒首形的狹長地，大部份是沼澤和荒野，主權歸一家銀行

所有，大家稱之為「野林」，沒有人知道誰給他這種名稱的，可是不會有

比這個更合適的名稱了。那裏都是沼澤叢林，充滿了泉流，還有不少溪流穿流其間。仲夏時候那裏幾乎變得無

路可通。

這六四〇畝田地的歷史，不僅僅寫在那大堆黃舊的契費和合法文件上

，而且也寫在泥土樹木和房屋上。它是一部關於一片富沃的斜坡的土地在

不止一世紀內的悲慘的歷史。這部歷史甚至比記載在田契上種種生死犯罪

謀殺的故事還更慘。這是一部關於一片良好的土地由於疏忽，不良的耕耘

，貪婪，和無知而被糟塌的故事。

這三塊田莊裏面最精而最美的却是福格森田莊，它伸展到天邊，是一

塊山田，四周圍繞着樹林，巖石和一條深溝，山田是那末深，因此別地方的

樹木早已被砍伐殆盡，而這裏面未開墾的林本却還保存着，人們還沒有

想到方法進去砍大木料。你可以從一條穿過樹林的陡峭的半毀的山道走進

福格森田莊，那條山道傾圮，甚至露出路面的沙石上面也留有不少車轍的

痕跡。

走出這條廢徑的梢頭，你突然踏進一塊蔭蔽的草場，周圍有樹木，其

中還點綴着黑胡桃樹。在你頭上面只有藍天和恰恰高過草場的山頂。那條

半毀的道路又往上延伸百尺，穿過一座小小的黃樟叢，便可到達山嶺。立

刻舒展在你腳底下的就是福格森莊的牧場和農田。遠處的，伸到迷濛的碧

藍的天邊，又是三州的山谷和連綿的山林。

在福格森田莊頂上，你可以在美麗和豐足之中領略到一股甯靜的氣息

。在山頂上，你覺得和城市，爭奪，以及人類都十分遙遠，可是只要走到

潮濕的綠徑盡頭，你就可又回到了你

熟悉的世界裏來。

福格森莊有一點「鬼氣」的力量，無疑的一點吸引福格森和他世代子

孫居留在那裏的特質，竟至使四代人着了迷，一直到末了他的後代絕了後

，剩下福格森又變成了荒野。山谷裏的傳說是這樣的：福格森一家人總有

一點和人「落落寡歡」的脾氣。我想我懂得這是爲了什麼。當整個世界彷彿

類倒在一個頭上的時候，他當然會本能地轉頭跑到這塊地方來，當恐懼

和煩悶襲擊你的時候，你投到這裏來，懷着一種佛洛依特所謂人類最強烈

的「回到子宮裏」的本能投到這裏。在福格森莊的荒野和靜穆之中，一

個人如同回到了洪荒時代。

這並不是我一個人對於這孤寂的山莊纔有這種感覺。所有住在田莊上

的孩子和成人都有這種同樣的感覺。有時候，我爲了逃避嚴肅和煩悶，常

常帶了狗到那裏去，如同希臘神話裏的巨人恩脫司一樣，因接觸了土地又

恢復了我的精力。那時我突然發現我並不孤獨，在牧場的斜坡下面，遠遠

的也有一個孤獨的人形，在天空和大地

的廣大中顯得異常矮小。這是一個

從國會裏出來的人，也爲齊魯脫生氣的氣，而到這裏來尋求精力和勇氣。往往這羣孤獨的人裝作彼此都沒有應見的樣子，悄悄的離開，像影子一樣消失在林子裏。白天，孩子們彷彿帶了迷似的纏到福格森莊去。現在這孤寂的山莊裏祇有一塊田在耕種，其餘地都被荒廢着，又恢復了原有的牧場和樹林。可是誰都愛在那裏耕種，因爲在晚上回家的時候，他總比他在早上爬上孤寂的山莊時更來得強壯而新鮮。

這裏就是福格森田莊，一處美麗的，荒涼的，罕人常去的田莊。在山谷裏，人們老早有一句流行的話，當他們提起福格森的時候，他們稱「上福格森去」彷彿他們在講一些遙遠而不平常的事情。現在田莊上的人也都很自然的這樣說法。到那裏就像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一樣。

可是在這裏和荒涼後園有一段悲劇——一段關於一塊富沃的田地因精細而成許多溝壑的築人心懷的悲劇。當我們回到那裏的時候，只剩兩塊田尚能耕種，其餘都變成雜亂的半荒廢的山地草場，沒有一片苗木悄悄地不知不覺地重新長滿在人們不覺而食禁結果的疤痕上面。

在福格森莊底下，在長山斜坡邊

的中途，安松田莊屹立在那裏，當你從破殘的山徑的高高的碧綠的隧道走出來之後，便到了這裏，這裏的大倉舍和房屋都築在一大塊寬闊的平坦的巖棚上，北面有一座赤紅和粉紅的沙石高峯屏蔽着。這座田莊和福格森莊完全不同，他溫暖舒適而緊密的躲在那裏，朝着東方和南方，因此那裏整天有陽光，一直到了晚上它纔陷入後面沙石削壁底黯藍曳長的陰影裏。

約奈、阿波兒細和馬蒂姑母

馬蒂姑母

我對於約奈、阿波兒細最早的記憶是在我祖父農田裏一顆大梓樹底下從馬蒂姑母那裏聽來關於他的故事，馬蒂姑母在卅歲那年就開始盲目了，在我最初記起她的時候，她已過了八十歲，她是個生氣勃勃的很愉快的老婦人，有一張發亮的嘴吧，常常露出一種高興而略帶嘲弄意味的微笑。她是個機智的，有時有一點惡意的老婦人，如同荷馬以來所有的盲人一樣，他是個善講故事的人，我想故事對於她是一種酬報，酬報她一生中幾乎半世紀所度的黑暗生活。現在幾乎在離死後四十多年，我纔懂得你不能够常常把她的故事當作福音真理一樣看待，但是我也知道她在他方面是個小小的藝術家，如果她講到關於邊疆生

活的故事中有什麼遺漏的事實，她便會用自己的想像來補充，如果一椿事實不大適合她的故事，她立刻會加以修正，使他適合藝術結構。

一年年的，約奈、阿波兒細變得越來越像傳奇中的人物了。一年年的附會的新添的故事和傳說使他在我們鄉土里變成了幾乎是神話中的人物了。當然，其實約奈、阿波兒細已經達到了那種傳奇的標準地位，事實已顯得無足輕重了。還在我們回到快樂之谷之前，他已變成了邊疆地方的聖人，而且關於他也早已積集不少民間傳說和故事的記載。照情理講，這些故事和傳說，雖非事實，却變得很重要，這種價值的改變在所有歷史中也常見不鮮，人們往往都有意無意的把英雄變成了神，把羅士變成了聖人。我想馬蒂姑母也懂得這一點。

她告訴我們說，她記得很清楚，當她到祖父大倉裏宿夜的時候，他已是個老年人了。她說，他是個身材矮小的人，有一副乾癟的飽經風霜的臉，配着一頭凌亂而灰色的長髮。他有一雙很明亮的眼睛，眼圍四週全是因久在露天裏生活而起的皺紋。他不論在冬夏總愛赤脚走路，穿了一套奇異的服裝，多半是用印第安人給他的獸皮或麻布做成的衣服，他僅有的一件行李是一個有柄的金屬的飯鍋，這

件東西并不妨礙他的行動，因爲在旅行的時候，他把他當作帽子戴在頭上，鍋柄拖在後面，他的肩上總是掛了一個布袋，裏面放了種籽和花草。

他往往在晚上睡來，於是就跟一家人一起吃飯，雖然後來他越來越變得衰老孤獨，他不願意在屋裏和公共餐，只一個人在門檻上或木橋下吃着。有時候在晚上，他會說教一般的講述一大套關於愛人類和自然的理論。馬蒂姑母說他像聖、法蘭西司一樣有一種大聲對鳥獸物說話的習慣，當他赤腳在林中大步邁走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做的，沒有一個孩子曾經抱怨過或透過他的「說教」，也許約奈在那個邊疆地方代替了一切娛樂——戲院，有聲電影，和滑稽雜劇，而且他還把它們溶于一爐。

關於約奈在這邊疆地方栽植蘋果的方法也傳說不一，有人說當他在茂密的幾叢熟帶森林中飄蕩草澤或林中隨地行走的時候，他便邊走邊播種籽。有人說他把種籽分發給居民自己去栽的，還有人認爲他在草澤四週的潮溼地帶築了許多苗床，等幼苗長大之後便移植他處。馬蒂說他父親在世的時候，他是住在居民中生活十分優厚的人，每年從馬利地方運來成箱的蘋果，一直等到他自己爲某樹開始結實的時候，於是（下接第二十頁）

讀者之友社新書

劉士英著新中國憲法論

本書作者，集憲政理論之大成，對五種憲法有透澈發揮，對憲國制，度亦分別論列，期其可行而能行，故一名建國制度，是書分緒論與本論兩篇，第一篇計分十章，專從歷史社會與各國憲政加以檢討，而將五種憲法之新學理建立，第二篇計分九章，詳論憲法內容發抒系統完密之論議，並附載于右任先生對於憲法之意見，全書共四十萬言，印刷精良，尤為近年出版界罕見之巨著。

京一版定價每本八、〇〇〇元
張仁仲著 印編隨軍記

法國狄驥著 憲法精義

本書原譯者狄驥教授，係已故法國波爾多大學院長，為二十世紀之公法學大儒，生平著述等身，本書為其不朽著作二種之一，氏之法律思想，係以社會為本位，倡社會義務論，認為社會關係為法律之基石，與國父中山先生「人生以服務為目」

中國勝利與日本投降

(本社輯)

的「之哲理，不謀而同。全書都十五六萬言，譯筆信達明雅，印刷精良，尤為研究憲法學者之最好參考書。

南京新版定價每本五、〇〇〇元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紀實，下篇為問答，都十萬言，乃著者訪問延安歸來之作，報導翔實，持論公正，一般國民，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均應一讀，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三版定價每本三、〇〇〇元

張仁仲著 印編隨軍記

作者為青年名記者，本書即其担任中央日報印編特派員時所作，本書於勝利後譯成日文，在日本印行五萬份，不旬月而銷售一空，文字活潑流暢，於印編風光，戰場生活，將以英

中一版定價每本六、〇〇〇元

本書述中國抗戰八年，卒獲勝利之困苦歷程及日本之投降詳細經過，凡我身經抗戰艱苦之軍民，在今日痛定思痛之餘，尤宜手此一稿，俾為永久紀念。

再版定價每本二、五〇〇元

佚名著 尼彩傳

全書約六萬言，對這一代哲學家，生平，有極動人的剖解，為近年來傳記文學中之傑出者。

初版定價每本二、〇〇〇元

盧冀野著 丁乙問四記

抗戰八年好比一場噩夢，現在已是夢醒了，回想起夢中的情況不知有多少悲歡離合，不知有多少喜怒哀樂，又不知有多少風雲雷雨，多少生老病死？有些已模糊不清，有些已依稀彷彿，讀者從這四記中可以回到這八年來的生活，同時也可以知道一些「抗戰中國」在這八年中的飛躍。

初版定價每本二、五〇〇元

中央周刊 第九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發行者 中央週刊社

地址：南京相府營十二號
電話：二一八、九九五
電報掛號：二一四、二一九

主編 張文伯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南京珠江路

定價 每冊國幣六〇〇元

訂閱：半年二六冊一五〇〇〇元
全年五二冊三〇〇〇〇元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長沙分社：司馬里八號

東北分社：瀋陽南京街十九號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樹東路十六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一一號

蕪湖分社：中一街六十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路正宜里

菲律賓 4511 P. P. in. at. Manila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南京總經理：中山東路和平書店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有直接定戶五萬份廣告效力宏偉歡迎工商各界惠登廣告

地位	長行 69 字	中行 (46) 字	短行 23 字
封底	四〇〇〇元	二七〇〇元	一三〇〇元
內封	三五〇〇元	二三〇〇元	一一〇〇元
正文	三〇〇〇元	二〇〇〇元	一〇〇〇元
備註	(一) 以一行計算單位，寬度計算以新五號字為標準(8x10全圖)		
	(二) 套色製版照實際成本另加		